空華日工略集

三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9736
冊數 3（2）
函號 162 144

内閣文庫
和書 類
九七三六號
三冊
一六二函
九架
（二ノ中）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場所あり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空華日用工夫略集三

康暦元年
二年庚申
五十六歳在南陽山報恩寺
正月一日佛前祝語曰歳旦令辰焚此妙香一願天
子萬年二願宰臣千秋三願檀那福壽増長四願山
門鎮而絶非虞五願僧衆進道而無魔六願兵革息
而四海平七願五穀登而萬民樂忽或有人道南陽
尋常不徇人情不好世禮今朝甚与麼道余祇對
他道聊復爾耳則箇　十一日諸方人事扣龍興菴
訪草堂和尚々々舉退居頌曰千木隨身知幾回傍
人羸得笑咍々今朝與盡歒場去脱卻戲衫帰去来
十六日謁府賀歳吹管領甲第　十八日禪起庭下

和學講談所
内閣

巡視草木紅梅將萎視之則外皮如故但虫蠹其内
耳因謂道友曰凡物為害於外者易治為内者人不
得而知故及其已壞乃見無可奈何故有欲之悪易
治無形之病難醫云々　廿日菅武衛長子中書求
受衣名曰道文以令父名有章也因說儒釋皆以悟
為宗不独儒釋二氏凡一能一藝皆有悟門造其妙
者如輪扁庖丁是也
二月十三日一僧帯京之管領玉堂義將等持捨物
先溙絶海等九人昏來蓋去月二十三日　公帖并
僧録書出矣得余補建仁之席先于專使而預私告
云々聞者稍至余匿其書不出　昏鼓將鳴之候管
領使至且謂似聞建仁御教書成未審有是否告報
遅矣如何向於幕下而聞之云々　余對使畧陳曰御
教書未下京之管領絶海等内書也御教書若下余
必將拒之故待其來時即欲就于甲葬而稟之且聞
于官府告報之遅一為之也使者出矣余謂諸子曰
余既匿書而不漏誰家好辨者早白之於府君管領
哉欲隠弥彰呵々　十四日内府大方殿并少輔局
並來曰出世實可喜上京雖別可以為如何兩尼揮
淚余懇惻喻以上京延期之意　十九日臨夜建仁
專使中銘侍者至即出　公文并僧録普明國師昏
帖　次早余請侍使銘侍者就說堅拒建仁而不上
京曰始待帖之降于別人乃致礼於京師語未既大
慮少室鈍夫九峯等諸老來勸然余欲不起諸老曰
赴京而面辞則宜矣坐而拒之恐是不可也諸老徑
就于官府并管領而啓曰義堂將拒京之府帖今日

必被謁見請以貴命而直見勸勉無所回避不然京
之時議如何　斎羅余起于管領甲第出示　京府
鈞帖并僧録書劄洎管領玉堂内書等仍陳固辞之
意管領曰辞之甚不可也次謁于　上府々君出面
亦奉呈公帖諸昏曰切須拒之府君不允累加勉勵
余皆不肯而出　入夜管領特来諄々曉諭余一切
而斷且謂願吾擅越莫逼責矣　十一日府君以上
杦中昏二階堂駿列為両使而見督余尚郤之曰叓
之在年管領請問之　廿三日府君管領並親入山
預密執約束於大虚等諸老詐為不知同共縦史吾
未如之何以應官命且枉随人情於是上京之事定
矣余乃謁相府并管領第而稟上京兼奉奉謝入山
労煩顧而余竊思惟先赴京師与僧録洎諸耆和會

不件　鈞旨而應奉辞建仁之命　廿四日鈍夫和
尚来訪舊上京既決吾願之所達也自欲製道舊疏
禁筆者十餘年今為公破戒如何々々余忻然曰十
襲而秘焉而後告諸子曰余雖上京建仁之命可拒
有疏何益然名長老筆蹟余之所庶幾也　内府大
夫人大方殿洎少輔局等並有贐物（送行日犒又舎礼之財）
廿五日倏書付梶原而辞圓覺幹事　廿七日府君
設點心而見召蓋旌上京送儀也斎羅辞去々後賜
繼賓以下助贐種々者余亦以圓藏主而致謝府君
篋上官伴管領洎中昏僧座大唐九峯鈍夫少室臨
夜管領入山有小意也
廿九日管領以使者送繼賓伍拾條洎練襖香合等
三月一日入建長西来院鈍夫和尚書問謝道舊疏

二日赴管領點心之請中書并諸長老先伴面引馬二足府退令子孫磨殿贈鞍馬一足阿堵貳拾緡盖管領子息上杉武庫也　府君亦贈以馬二足臨夜管領父子特来面別　京府公文以来賀官紛〻不已僧俗諸人助贐餞道之者多矣不能悉記　三日天氣殊佳四更定起炷香諸堂以告別也開静皷鳴出府板輿而發相陽送者緇素争先輿馬相屬午時至于平塚余皆謝而還之　七日經駿河清見関有偈曰嘆作東山新長老西征路上摧賓朋関門故吏應偷笑二十年前一錫僧　十日早發見付遥天流河得絶海書〻曰上京甚緩也急可進程云〻

十五日過近江磨針山〻有大小磨針之称及登大磨針山湖水粘天皇都在目余作詩曰行到磨針嶺上峯一湖春水浸天容檻畔稍覺王居近五色雲浮喜炁濃　十六日宿于松本驛舎　十七日入洛處仁清祖侍者率諸兄弟来迎等持物先絶海以下諸伯仲皆来迎管領遣淺倉者騎四五人同迎凡為迎余来者無数余往遥嵯峨時普明國師在向陽菴余乃入見畧叙久闊畢辭建仁之命千万百計國師不允迺修書寄等持物先白官以余參府并入寺吉日等事急令余安歇于東山無量壽院余不得已先領之既而入三會院塔燒香罷塔主大義臨川古劍人事次遥天竜雲居炷香罷直往無量壽院建仁旧两班送公怡来請余乃受請十八日赴常在光院与龍湫和尚相見〻畢和尚語及古今詩偈等事仍恵余以菩提子念珠一臂東西諸刹尊宿洎諸兄弟来賀

者不可勝祢也　十九日建仁舊两序造退　廿日
初入管領茀略叙受建仁請意旨兼謝内書来于閔
東淺倉迎于松本等事罷管領使家臣某引余入府
府君出迎余謝公帖乃出君送薫外
室町之府也　次入下府左典廐相看一色殿土岐
光禄来禮　廿一日管領兄弟并日野殿来礼　廿
四日赴常在之請相伴大清而已兼僧録之命巡報
建仁两序西堂諸寮禁止暖洞之儀蓋亦余之宿志
也　廿九日中條判官来礼
四月一日就于観持菴与絶海一閲講定入寺之儀
二日安國相山至出建仁山門疏草本而一々講明
清雞和尚八十一作諸山疏大僧録普明國師製法
春疏命鶴霜臺来礼　三日大法岳雲古剣惪叟物
先笑山月舟月庭空谷天心天錫無求悦岩翠岩等
来宿儀定明日入院規式法系瓜葛之義於是乎在
矣　四日建仁視篆　台旆入山余挙立地法語畢
府君就于大統菴清祖侍者寮而點心々罷赴法堂
佛事證明法會既散府君約余曰来月晩頭謁府々
土岐光禄書至招以明日斎點拒之　五日侍余香
者壽本索余入寺之語余謂之曰昔雲門不許侍僧
編語録余亦倣之侍者懇求乃書而出焉　六日四
更入禅巡堂坐者十餘輩　七日赴等持寺室鑑院
忌斎府君相伴　十日南禅少林院主蘭春谷来説
少林本為西澗別業平氏亡後帰我先師明極手實
天竜國師之力也　十三日赴天龍大清和尚入寺
之會以勅使来遅先點心々罷勅使至　廿日謝衆

拂上堂廿三日打飯坐禪僧衆滿堂外堂亦入禪
退半山中宿先感謂當寺住持雪村和尚以後不亦
見今日之盛 廿九日諦觀中歸自四州抵于稱名
寺及夜而至与語得審歸國近况也
五月三日赴管領玉堂殿齋會官伴令身共列一色
殿士收光祿僧座普明國師南禪性海天竜大清安
國相山等持物先津絶海金玉岡點心罷話及俗家
擧僧名字之事余咨國師曰今時叢林之弊在于名
位競進先宜停止俗擧云〻 十三日掛接官牌奉
迎府君臨期大小鐘鼓皆鳴余率兩班大衆出迎三
門鈞旆入門余引自正門入佛殿府君炷香三拜罷
余送歸特榻乃燒香歸知事班首与管榻相對而立
行者鳴磬奠珠西堂擧唱藥師如來佾藝正仁二僧
和之維那擧大悲咒余炷香三拜回向畢余引君入
方丈而點心官伴管領一人僧伴普明國師東堂蘭
洲天龍大清等持物先燒香清祖侍者點心罷余引
君歸歇處而道話少頃鳴鼓上堂府君特榻諸山列
在座下鈞語問答提綱自叙謝辭拈提罷齋會〻罷
送駕方丈座位佛右府君管領佛左余讓主位於国
師次余次本寺東堂蘭洲次天龍大清次等持物先
次燒香祖侍者 十四日入府謝昨日臨駕次退管
領甲第 十六日雨下余入僧堂衆避雨漏余作偈
慰之曰堂中雨漏夜移單床濕休嫌坐不安有漏身
脩無漏定四禪天樂在人間屬而和者百又餘人余
乃呂知事評議僧堂翻蓋之費 十八日為僧堂修
造出衣鉢資具禪錄詩書文集一十餘種本寺大衆

蔆心助縁蓋以余首唱也　宗椿侍者乞題集諸兄
弟作頌以化青緗扇子而爲題旧例以物為賄余制
而令止之蓋破俗弊也
六月十日為妙夫藏主元祿侍者求初請日用清規
管領洎令弟將作特来聆之　十四日蘆器之傳二
條准后相公僉令題扇面詩者二首扇乃今右幕下
所贈也幕下相君書曰大樹將軍扇云〻余即題二
首曰太傅蒲葵模樣俗武侯白羽指揮忙爭如大樹
多陰底無意凉人〻自凉又曰曈〻曉日出扶桑海
上横雲匹練長想見上公侵早起朝天衣染御炉香
十九日始翻蓋僧堂　廿二日功成是日為衆開講
圓覺經疏　廿四日為清祖侍者求講東山外集
七月二日粥罷即引一衆赴伏見大光明寺就于
聖祠而諷經併書光明院尊儀而已經罷謁伏見院
見太上皇畧通予意　三日管領玉堂兄弟来請講
乃為說禪門宝訓無慾乃世出世之良藥云〻　十
二日過臨川三會院燒香遂扣方丈為古劍追和先
師節月軒旧韻曰刻灰重掃睫幢竿談笑功成屡萬
間節月却添階下竹工夫那得暫時閑　十八日為
清祖侍者求改八景目子蓋日向列龍興山大慈寺
境致也　廿七日徃雲居菴与普明國師說話即見
出示大慈八景龍山春望詩　廿八日講念誦巡堂
礼蓋以本寺久廢此礼特挙令衆知之也　郁元章
自等持院来宿恰逢雨下招觀中同夜而話諸子求
題元章以河東夜雨而為題諸子皆賦　廿九日一
衆罷元章告別諸子懇求改河東詩元章謙譲袖其

詩巻而去矣
八月七日赴等持寺点心罷
府君特命余講中庸書余堅辞君懇切弗已諸老管
領勧余云〻府君本意欲与和尚談道今辞甚不可也
遂講五六紙　八日赴二條殿倭漢聯句会入自西
門巡視泉園池亭水石其美不可勝言名其池曰龍
躍記實也比者當晝有龍躍雨下之變曰御榻閣天
子所坐榻在焉曰洗暑亭曰聴松亭曰蔵春閣曰緑
楊橋曰政平水曰観莫臺曰古霊泉曰水明楼曰梅
香軒既而准后出接余於水亭叙久濶之懐引入御
榻閣倭漢聯句百韻時会者安国相山洞春玉岡大
龍器文准后摂政令子梵樟侍者也　十日玉岡将
二條准后書来詳説八日和漢聯句之会且謂講禅
录當陪講筵天竜大清和尚来話適参府君〻便説
云去七日建仁長老於等持寺談中庸書八日於二
條摂政處會集倭漢聯句吾不得陪其筵君有述懐
之趣云〻又云赤松起絶海以宝雲寺不起當重書
請若不可則子盍召国師為紹介勧賀云〻　十三
日作八句詩上二條摂政殿下曰幾年林下望雲霄
今夕那期辱見招東閣華筵被宿霧西園琪樹戦涼
飈座間天近蓬莱闕攔際秋高河漢橋惣我疎才氷
賦鼎謾聯拙句當瓊瑶　十四日二條殿使菅秀長
送一緘来其詩叙曰謹依来韻奉答建仁義堂和尚
座右致日外垂訪之謝云老禅昂気自龍霄甚喜来
遊應我招雅韻驚人歌白雪飛談洗耳起清飈関河
曽隔幾千里雲月今隣第五橋何日得過方丈室重

聽新句戛琅瑤　會菅翰林學士見和曰翰林珠玉
下青霄喚起吟魂不待招工部逸才詩似史謫仙豪
氣筆凌飈送迎每見雲隨馬來往時愁水斷橋應是
丈情無貴賤武夫句怪屑琚瑤是伏見上皇遣以御
扇而求題々々其扇面曰明月芦花一掬秋云々八句
也　十五日齋餘入僧堂而坐睡々々中忽聞總外賣
茶邑偶亦成章帰方丈写与直堂僧同薎一笑云隔
總聽得賣茶邑窓内猢猴瞌睡驚露柱燈籠爲薎笑
東山日午打三更　十七日絶海以書告曰天龍昨
夕退院和尚不可隨人上下堅持一節恐待僧録來
緩々商量則好矣管領使嶋田遠州來曰諸刹雖退
不可雷例告退是蓋府君之命也　廿四日講東山
集　廿五日赴京極廷尉之請　廿六日講圓覺經
經畢於此日矣　廿七日往西山賀太清和尚再住
且与僧録和會欲令絶海海住惠林遂賚僧録叅府
絶海惠林之命既定矣
九月五日土波光禄居士以松茸見惠且曰亡父嘗
以千茎奉献夢窓國師々々以飽一堂衆時圓覺住也
至今為嘉話云々　六月挨僧名除請暇僧名一百
七十餘員分為三日巡請一飯以松茸為供蓋効先
國師住圓覺故事也　十月作崑山說々曰余聞西
城有山其名曰崑而美玉產焉故世之言玉者必以
崑為口實其山高萬餘里而三角北名閬風西称玄
圃東乃崑崙宮學仙氏之流居焉往々以宝玉為之
飾其園林也屋壁也徑路也躡于足者視于目者捉
于手者靡不皆玉也而居者不以為奇故有抵散之

談由是世之貪宝者聞崑山之名則慾焉然以吾佛
氏之説觀之一切衆生咸有無上法宝而不自知惟
外是求故曰乾坤之内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
山上人爲知有此寶則崑山不在西域而在吾衣袖
中矣余既作説書曰火炎崑岡玉石倶焚未詳崑山
端在何處書注不的定指何處或曰崑山則崑崙山
也挨今刊行注千字文者則曰崑山荊列山名也仍
引尚書及晉書崑山出玉字韻會亦多集註未知其
正山海經云崑崙之丘其下弱水之川環之　十四
日惠林新命純海至出示入寺法語留之夜話仍指
等持物先同宿相共歎々至于曉天而別矣　廿一
日講東山集　請充抹侍者充後堂首座　廿四日
僧録来告吾昨謁府々君議定諸山住持府君欲不
令子東帰付以天龍五代辞以等持為養閑地府君
曰果留則雖等持也好余曰奈何東敀興切也僧録
曰必也不得帰其故者府君既令當管領玉堂告聞
東管領上秋云々　廿五日講東山集　三十日早
且赴三會忌齋々罷余与等持物先和會于退隱事
云急流勇退古人所識也余曰者聞諸山新命賭封
已定而以南禪天龍未動且期今月忌齋燒香今已
如所願余欲告退物先曰可也余亦決矣往還無量
壽院中路差行者實壽往建仁急鳴鼓告退余擬無
量壽院却諸力者臨昏鐘恐寺衆覺換衣黒者与小
師中玉州履歩行到于清水坂故人小宅假榻而宿
乃作一偈代上堂辞衆写寄前堂修藝首座云開炉
明日歎無樵掃標拂来刹欲燒不如作伴帰山去枯

木寒、烱共六寄寥余既致寺事潛舘于清水山中為中
項侍者作月澗說
十月一日在清水縣作黃龍塵丘二讚侍衣中季覓
扃梵成伴來出小僧籍夾割等余乃僉押搭印臨夜
無量壽院主周怨道人忽來慰客居也　八月古劔
自東光至前月借余所作艸藁今自持來又欲借一
冊而觀之余爭止之劔遂戲奪取而去　十四日等
持知事某帯公帖來請余炷香拜披受請前等持物
先來說進退事　十六日及昏白等持力士潛蹈月
入寺盖用古法不欲煩衆也　十七日僧録普明國
師及管領玉堂至乃用古法表入寺之儀就于佛殿
燒香歸位維那讀帖次祝聖諷經次祀于客殿而點
心余推國師歸主位躬居分手管領与國師對坐方
余推主席於國師或曰今日特為新住持豈可讓哉
余曰已謂之讓有何不可乎　國師管領皆歸向
余竊意警辱屋官寺自今与衆作息禪誦粥飯拯不
懈怠唯除官客諸山來訪無暇自尓二時鍾鼓必歸
堂居衆皆如坐禪諷經之例　廿五日詣于上府々
君相見余先謝領等持次以老病歸隱退居之事而
白君々笑曰若是退居燕息則等持宜云々
晦日等持院忌府君管領入寺點心罷余送君歸小
閣而茶話君問關東諸事及玉岩基氏平日事狀且
謂以書問寂室和尚工夫等實有是麼余曰實有是
事余說昔所聞見者盖玉岩問以工夫未純一雜念
起時如何對治又生死到來時如何回避寂室答以
大惠書中兩三段跋書以金剛宝劍為喻云々府君

曰坐禪一事未曉如何工夫用心余畧說座禪之要
十一月三日赴管領招時會者承相山金玉岡將作
等也點心罷就于新成東閣以主人請講圓覺經文
殊一章齋畢便帰随後嚫盖謝講經也　七日宝篋
院忌請善明國師府君管領入寺點心罷君燕息余
造謁時管領在座白云本寺旧例毎歳佛事會諸宗
教徒論議謂之御八講迩来久廢今請起之盖自來
十二月二日至六日如舊例則如何君顧余問如之
何余荅曰今諸教徒若無本寺八講則學佛法者掃
地矣是吾先師康永年間所以勸两殿創此例也今
重興則最好矣府君乃喜曰吾恨闕此說晩矣八講
論議一如旧例於是遂下号令諸教宗徒闕者咸喜
曰教其興矣　余又勸君曰儒書中宜讀孟子府君
領之君仍問易者何書余曰只消慎字而已矣
十五日余与太清和尚同赴上府請時管領舍弟大
膳大夫在下座君命余令講圓覺經余讓太清々々不
受君亦必欲余講乃說三章大意以圓覺二字即諸
佛衆生之本為末世衆生說示而或云末世不宜大
乘是以佛為忘語者也惟願仰信佛語哉大乘心君
領之君仍同臨終時用心工夫等　齋罷將去君嗇
而問殺命罪深否余曰深矣殺者於今生短命來生
必墮三塗最可禁也昔置放生池天子大臣生日或
天下或一國一州一縣随分放生為延壽增福也君
曰在家為法殺犯罪者如何余曰佛制出家在家其
戒有開遮律部中可撿云々君又問坐禪時如何用
心余曰一切善悪都莫思量々々則涉分別々々即

輪回根本也古人道撒手懸崖絶後再甦是乃截断
攀縁妄想底刀子也君又問浄土可念否余曰念即
分別也浄土識土只是衆生分別念中所生佛境界
中初無二土云〻既而辞去君遣侍臣彦部来賜綿
襖杈紙牧渓畫猿一對剔紅香合等皆奇物也
十七日冬至余早赴南禅蓋住持蘭洲曰東拂請府
君相伴也君入山住持引就于方丈南廂点心斎會
會畢五頭首東拂以府君意与太清及余同館于法
堂前面密簾而聽管領亦在座時前堂首座賞中先
釣語卓柱杖又劃又横拈又竪擊君喜曰於吾宗門
如是俊快者為好余戯曰若一向弄俊快恐亦偏見
也君曰是亦吾癖也　太清預記冩東拂頭首及問
禅名字呈君〻指其名遂一問之有擬上座則何不
稱侍者太清白云今時權貴競挙故不暇抽之君乃
以余及清而為使告住持以問禅四上座為侍者以
激今時競進或就權貴逃問禅者也凢東拂問侖提
綱叙謝等一〻君皆問余洎清遂一説破君皆以為
禅宗可尚也日既迫晩書記東拂羅嚴君先起矣畄太
清及余候東拂畢同上方丈以君命告住持四負問
禅上座相次充侍者戢以救今時不學濫進之弊云
十八日参上府復命以南禅寺禅學充侍者事時長
老蘭洲至謝東拂之證管領在傍云權貴挙僧戢甚
不宜白僧録令停止之　廿三日為講日用清規
廿六日講畢　廿八日来月七日宝篋忌預於斯日
而勤修臨斎指香府君拘朝参不至代以管領来為
佛事證明　晦日本寺為等持院忌府君管領入寺

點心罷君問来十二月佛事儀式余以目子呈似曰
說佛事報恩愈遠愈厚為至孝宰相君毋息君問臨
終時用心之事余以中峯廣録中載臨終坐脱或不
能一段對君說破君又問関東禅門誰為佳長老余
曰虔九峯頴中山桂香林等人皆平推其餘不可勝
計
十二月一日祝誦以下如例　二日集衆就于宝雲
閣轉讀五部大経数盖来七日宝篋院諱　輪次請
五山十刹長老比叡山三井寺奉官命就于本寺
八講論議荘厳佛殿敷設講筵而啓建矣府君垂簾
而聴講余同席而坐君或疑者即問八講罷臨夜就
于方丈東閤假設道場屏淳荘厳命大原来迎院懺
僧六人及安居院僧正良憲花園法印房淳修法華
懺仍命伶官及朝士能楽者毎節一奏曲以相之調
乃七奏琴四張三張簾中人奏之府君吹笙々即號
達智門本朝秘器也内府大夫人垂簾而聴及四更
而散　三日論議問者房淳定聡叡俊心尊隆兼
講師圓兼宗恵興忠　證義權圓寺房深　府君管
領入寺点心僧伴僧録物先　四日五部経満散府
君管領入寺斎伴太清相山斎罷陪府君而聴講時
君問関東夷俗余祖説其事君笑曰自今以後莫起
東帰興　五日清谿徳叟　六日大法月舟府君在
簾中聴講余亦陪座及二更講筵散云　七日赴等
持院法華堂為宝篋院忌自當寺辨供以例也府君
伴筵僧録洎余管領而已府君僧録与余和會諸山
住持定後三年二夏同制両序二節前資以下四節

余曰自諸山及両班時々変易則叢林弗治宜厳制
之臨斎塔亭拈香諷経而散々後為衆講坐禅儀
八日早赴通玄寺佛殿経始之會僧衆引小師十人
余引等持僧十人而諷経命工試斧點心罷歸等持
佛成道諷経又就通玄寺打斎寺乃今府君外祖母
比丘尼聖通所建也　十一日鎌倉殿及管領梶原
回書至　天竜寺伸提勝三姪弟来宿　十三日与
三人同飯々後為伸首座求講三體集序忽告西山
火或云天龍遽赴西山入天龍寺即東廊及文庫燬
矣常住文書皆出時都聞他之鎖封故開山以来公
文皆焼畢雲居菴無恙東垣叢竹皆焦矣過勝光院
与僧録相見畧慰火事　十五日小雨春日神木帰
座神木監護使松田丹州寿須歌両人也松田權架
桟棚僧録及余観帰座之式先就于五條報慈而點
心會者昌旒中浩周祐周高梵玉等十一人俗伴丹
州那阿弥等點心罷入假桟々者六条東洞院丹州
設飯神木出稍遅矣神官従後黄昏把炬而出送神
木者皆藤家大臣以下神孫也凡十二家歩行各作
一隊而過先神官中藤家氏後神僧稱裹頭大衆者
三百餘人皆懐大刀吹螺唱道而行蓋以國俗礼也
既散而帰亥時也此儀會兼府命而出観松田亦兼
府命造桟棚云報慈乃丹州為母氏所造神木来由
見于前記也　十七日為醫者約斎居士請作勧縁
疏蓋摂州清澄数寺長老大空新撰萬善万行融通
光明真言會募縁状者也并傳慈心房入冥府兼王
余帰来所創蓮社五所是其一也　廿五日早過西

芳寺先釣寮菴先師像前炷香三拜先師平日所用
具器皿道等不後一物皆在此矣蒲團則以青葛布
而為表其餘物皆称是次瑠璃殿次西来堂弥陀像
前炷香羅視粉壁上則先師所書二偈墨痕如新讀
之有感次進向上関入指東菴則壁上旧張熊秀才
見亮座主畫賛記既換了也旧本則周位画先師所
書之記也居僧怕為遊人所掠故換而藏之今所張
畫乃位勇子某筆記則清谿和尚書也床下小帳用
青布而已惜炯師之所拾枯葉斤尚存乎過碍亭疾
讀一遍次登縮遠亭更高上如下坂勇登到頂縮遠
二字宛尓九重城之南北東西粲然如図畫中物既
下登無縫閣拜舎利塔々乃先皇勅封不許輙開復
入方丈飯時寺主周郭道人他之老僧某留余飯々
龕讀壁上所貽先師遺訓増感今時俗礼不与三十
年前同訖而帰矣　廿八日為歳盡礼参府次過管
領々話関東使者梶原上京端為小山也　僧録使
者梵淳昏記於管領宅而相逢蘭洲南禅再住真退
之間感其可否如何余曰雖未知其事首尾先以再
住為勧則可也蓋十六日蘭洲自事俄退矣大雲諸
徒打破首座維那二寮　廿九日関東使者梶原至
出鎌倉殿　書囑以小山事是日應台入府々君曰小
山事従関東請云々

三年辛酉

年五十七在等持寺　正月一日　十二日梶原来
謁小山對治請賜白旛一揆　十四日寺玄行者叅
頭惠瓶梅作詩謝之曰桃李争春各自忙一枝氷雪

為誰香嶺南樵子盧行者傳得黄梅第一芳　十八
日兼府命請天龍長老及衆九人就于府内勝音閣
修懺忽南禅評定衆使某都寺某監寺者来乃知太
清昨日入府訴南禅一衆府君即遣近臣朝日者入
南禅取僧籍勾下其二人名皆飯雲徒也　入夜梶
原来出府君書征伐小山即日所書　十九日上生
院主月舟至乃知今日雲居庵請管領南禅評定衆
抱公券赴雲居庵求断云々　廿日南禅上生院主
月舟天授庵主玄任侍衣彦珠梵淳昏記至為參府
訴寺田等也月舟出示一巻簿書首則亀山法皇禅
林起願文次則寺田并住持等事用左右御手塗朱
而搭印矣所謂法皇手印者是也即永仁七年己亥
三月五日也松本仙洞今號禅林与大雲庵爭田乃
備中三成郷是也本朝王者帰禅宗以亀山為首唱
廿五日當寺明日奉迎府君普明國師書至明日為
辞僧録事不赴府君伴筵余回書曰俱来也縱辞戢
参會是可矣　廿六日詰且國師先至蓋為南禅事
也管領使嶋田遠列及梵嘉藏主来說太清昨者過
吾宅解南禅事云々余勸國師今後毎事与管領和
會然後行之則好矣必須管領来面陳南禅事府君
及令弟左典廏臨駕余引入客殿君自坐賓位次典
廏管領余推手位於國師點心罷僧録与府君話及
南禅事改書三成郷公文　廿七日南禅蘭洲并太
清和尚至為三成事平也余入上府謝昨日臨駕次
下府
二月三日府君使循尾来明日大般若經　四日早

晨飯罷卒一衆就于上府真讀大般若蓋府君疱瘡
祈禱　廿日登真忌請万壽初心安国蘊中初心説
清拙和尚供雪峯頂相時必竊以般若湯一盞覆以
行紙手捧密献之蓋雪峯平生所嗜也清拙嘗自南
禅住臨川与吾先国師同遊栂尾作詩拙有華厳五
十三知識那ゝ門庭説有茶之句与先師共微服如
常僧黒衣徒歩而行故栂尾居僧不之覺後聞乃悔
愧云ゝ　九日儒士秀長至出釋奠雲井坂雨詩而
求跋釋奠蓋始於大宝年間昔於大學寮今則就官
廳假設廟位先聖顔回及九哲祭之後會都宝而講
詩及作絶句而乃作燕云ゝ　雲井坂雨詩蓋南都
十詠其一也坂近東大寺ゝ額字則弘法大師所書
昔有龍出自井中奮撃寺門額字至今爪痕尚存云ゝ
廿三日過管領宅告欲退寺赴湯醫之事領曰退院
必不可湯醫即得云ゝ　廿四日嶋田遠列傳管領
之命曰府君免湯醫但退院則不吝　廿六日大休
寺年忌清谿拈香府君管領入寺点心罷余揖帰歟
處君即問湯治何日余荅今月盡頭必定矣君曰湯
治則不妨切勿告退余曰老病交侵尚居官寺倦甚
伏望賜免放帰山林随意湯醫君曰湯醫則随意不
必論幾日退則甚不可云ゝ　参頭行者守玄秘余
余謝礼梅偈而装褙以出甚鮮美也余以涂絹一端
賞之　廿七日遊西山勝光院訪僧録告湯山行時
祐侍者出建長圓覺諸友送行書一幅者僧録出余
和送天松侍者偈一篇余目曰他日支吾厦者必祐
也和尚宜加鞭僧录云以公保祐子ゝゝ名達上府

云〻 廿八日會茶首座維那都管等屬以留守又
屬香衣二侍者以守方丈既雇板輿赴温泉徒者僧
行僕數人而已路上北望箕勝两山不能一遊作詩
以約回時曰征途北望两山青隱〻樓臺掩杳冥寄
謝雲間高卧客回程有約叩岩扃 廿九日抵生瀨
渡忽見今管領令弟將作公洎快右劍回自温泉時
行人爭渡公令舟人渡余〻後作詩謝之曰水生溪
漲路難通人馬争舟急似風逢着明公濟川手小僧
省得望浮空晡時達于温泉以茉師堂律長老名圓
印令館于一御所者乃迫第一湯者也清祖藏主及
諸姪亦先来浴是日余入浴一次
三月三日作詩懷旧叙曰余以辛卯歳上巳游于茲
山轉眄之間已三十一年矣裏病重来非復曩時風
味感槩有詩寫呈同来栢庭藏主兼簡諸令子弟同
一笑也云此地曽経三十年云〻 十二日餘寒甚
向業火口占曰温山旅舘暮春天尚有餘寒透旧綿
山下老樵憐我病爛柴賤賣不論錢 十四日晴忽
霰飛如撒米頃之作雨而又晴余卧床亦有作付侍
童令誦之 三月温山雪霰飛須臾変作雨霏〻陰晴
慣看人間事未怪天公弄化機又有温泉山十詠不
多記焉 廿八日發温泉飯京 廿九日還到等持
晦日参府次管領皆報帰洛也又以侍衣中季告帰
洛於僧録
四月七日逕府君并管領僧伴善明國師 十三日
府君賜茶一嶌箱 廿五日就于慎府新舘請不還
等十餘人而修懺以慶落成蓋府君謀之於余故也

廿六日以中季白府君来晦日佛事入寺否君曰以
廿八日當報云〻
五月一日火事將發三次未知所由矣余謂是必薄
福所感退事定矣佯告衆如西山出門轉向東山抵
于無量壽院即修狀遣僧告退國師火頃梵芳来告
乃知小師童中等新掛塔厭寺欲火寺衆疑氷釋余
聞即削度藉并簿　二日余板輿潛出京如宇治河
中槙木屿欲渡無橋忽有農夫以隻脚為篙拏舟而
渡習水者歟屿中有菴曰空華曰釣月皆祐秉道人
所住也假榻釣月秉道人出迎接入菴手剷庭下紫
竹笋為菜設飯少選等持監寺来云管領以嶋田為
使令寺官追尋合寺咸願速回毋任云〻余面說不
可毋回之意監寺乃皈　三日黎明余潛出槙木嶋
避寺衆并官使也假作女人乘輿之態一夫持弓矢
從後先差實壽行者往清水縣借故人小隱居余既
出釣月轉路南渡小橋經宇治橋北轉過小𣨼山忽
見等持首座維那都管三人騎馬而南不覺余在輿
中以假女人裝束也余喜謂已避矣三人者却追逼
輿持弓者捍之三人者揭輿簾而視之余不免出輿
三人者出僧録書〻云等持火事併天魔所為已露
顕然者早〻帰寺可宜矣三人者欲逼余径帰寺余
詒之曰 詒府欺也詐也又 贈言也又遺也 先欲如西山見僧録而後
皈寺未晩云三人諾而去乃抵于京䰟小師優婆塞
之小舍到則午時也舍主設餅〻罷不往西山而却
往東山清水縣故人山徒之房既而等持監寺犯夜
而至以官令看守達旦忽報府使来矣即武田下條

突入而出府君自染怡余乃拜覧怡曰等持御還任之事以使者令申候無相違候者可畏入候心事期面拜候也恐惶謹言

五月三日義満侍者御中余辱拜覧鈞怡訖對使者下條曰敬奉尊命下條曰府命即時相送入寺則可回不然勿回乃欲拉（力荅切 折也）余赴寺余弗得已随下條先参府府君引余於薪殿余畧叙老病無德招火災必欲帰隠迫令不免還任云〻君喜且曰如去年所白等持乃吾家刹也非他寺等比以病養高休息寂宜也勿以不領衆為念云〻君送出矣復以下條告曰即時往直帰寺喜慰無量矣余乃赴寺　七日宝篋院忌請竜湫獨峯二老府君入寺点心罷送君帰東閣君問火事来由余從頭詳説斎罷君還駕　建仁月心来話唐國祠山大帝乃廬山帰宗土地神大覺禪師感夢示其日本有縁之意者三度江東祠山府前有穴深廣丈餘毎歳祭祀飲食等物内其穴中未嘗作堆如消化者謂之埋藏或云穴通南海〻南雷州毎歳祭雷神以紙鼓祭罷必黒雲垂下有取紙鼓上者皆奇事也　作八句偈送曇玙首座玉岩住尾州妙興薫簡土岐光録大夫　十六日開講圓覺經不定時分蓋為防引多衆也凡毎日一章十又二日講畢

六月七日宝篋院忌府君入寺炷香召余相會于佛殿　十六日赴内府大夫人命講金剛經曰説大宗信心等事夫人曰自黙菴和尚戢化而後不聞講經者久矣以白練襖二襲高檀紙十刀為貺蓋謝講經

也管領使者嶋田遠列来請以明日國師相伴為
開新撫也　十七日應管領之招
七月三日為衆就于佛殿開講盂蘭盆經疏內府太
夫人府君令弟左典厩並館于殿右聴講後皆倣之
京極并諸公毎日在殿前而聴焉　講罷大夫人書
至喜聴講經且貺江戸字答　十月講經管領兄来
聴是日聴衆無央数也　十五日府君遣山科中将
召余々入府々々君曰夏既欲了諸山雖退切莫告退
千万々々余曰諾然君尚屢属以不退而弗已余曰
必也従鈞命　廿五日為衆講禪儀外文人咸来謁
聴者幾乎二千人許地將無所容十有餘日而講畢矣
八月七日宝篋院忌府君入寺普明國師伴筵々次
國師与府君及余商推都鄙禪苑住持限以三年例

訂議畧定矣府君問某人等材望余畧々奉答曰勸
禪苑興替系於人材々々得則興不得則替云々府
君領之　十四日翰林菅秀長来話且出和歌序而
求政盖明日內相府賞月之會也余爲政之
九月廿二日余以事謁上府々君出接余粗叙其事
且白云本寺例先師年忌請光降作證君乃諾之曰
問孟子於陵仲子賢与伯夷相似孟子以蚯蚓比之
何也余曰以其跡則賢也以其情則詐也吾佛教中
亦如是天魔外道神通変化与佛不異雖然只是不
能及佛以邪術所致也君又曰昨日儒學者講孟子
書其義各々不同如何余曰所見不同也近世儒書
有新旧二義程朱等新義也宋朝以来儒學者皆叅
吾禪宗一分發明心地故註書与章句學迥然別矣

四書盡於朱晦菴〻及茅以大恵昏一巻為理性學
本云〻余因勸以學問〻〻則見聞博〻則毎臨政
事如指諸掌凡世間出世間不學而得道者万中無
一今時僧俗道皆以不學也余又賀管領復職君曰
以赤心任之故復領如故余曰只箇赤心最是緊要
也凡古今君臣相疑不善始終者上下不以赤心相
待故也殿下果以赤心待天下人則無事不濟云〻
時細川右京大夫傘鶴霜臺山科中將等在傍聆之
廿四日二條准后以和漢聯句見招以疾辭焉 廿
五日過二條准后謝以昨日不赴會之意准后引入
御榻閣對談及古今倭漢詩文曰倭漢朗詠者藤公
任所撰云〻問曰三體詩可學否曰可也予家詩格
可學否曰可也杜李可學否曰可不可矣曰如何曰
才器大則可小則不可 又見聞儒書新旧二學不
同如何曰漢以來及唐儒者皆拘章句者也宋儒乃
理性達故釈義太高其故何則皆以參吾禪也 准后
又求余名新樓且云旧名十境其政平水則月中宕
所名也水明樓則先皇賜名親御宸翰云 廿七日
開山諱請清谿等府君管領入寺君問孟子書中數
件事余説儒釈同異差別
十月二日為二條攝政殿求點倭漢聯句 五日奉
行松田至出鎌倉殿八月廿七日書屬以関東機事
七日宝篋院忌請僧録物先府君管領入寺山科中
將少將並至府君面前僧録与余和會出呈諸山規
式目子一巻五山十刹甲刹任持以三年二夏而為
限又甲刹者坐具袈裟之條并環十刹者袈裟又五

山東西両序二節交代前資已下四節交代又五山
請假之制西堂四節單寮三節蒙堂二節前資已下
一節今日議定畢矣府君曰堅護是規式不可妄改
換君取其目子授之於管領既而府君戯問余曰今
月以後住院幾年僧録代余戯答曰十年云々 廿
一日赴雲門庵太清和尚請蓋正寝上新造閣名曰
甘露法閣点心罷和尚引諸老而登眺時雨半霽四
山青黄間錯九重城闕如観掌中物 廿二日作設
八句者寄雲門和尚以紀甘露閣之會其設曰甘露
法門禅指開倚空高閣望悠哉九重城闕烟雲麗三
面山河錦綉堆尉鉢剎沾天上供衲衣不染世間埃
主人待客情如海衝雨何妨日々來 廿四日太清
和尚和余甘露閣詩以宗僖侍者而見送

十一月六日府君時為湯治暫居伊勢禅漢宅余参
叙湯治之慰遂往東山観持菴々旧号善應寺々有
小佛殿々中安弥陀炷香三拝道人欽菴主在此妙
定相随来也庭中柑橘熟矣少頃点茶以表弁領寺
之儀也忽管領使者来告明日府君入寺蓋為先君
捨田且囑令召大清為他事也余乃走書而報焉
七月削室邀院忌府君臨貢炷香道話々次曰為先
君追善打帰田地又曰二條殿昨者出和漢聯句序
自勧幸有等持長老何不學風雅云々府君又問孟
子中伯夷伊尹柳下恵清和任孔子集大成者等事
余畧答之且喜而勧曰君有心於學問必有補於政
教宜相續勿怠 府君説夢中提撕無字公案云々
余曰説鎌倉殿及管領二書示京之管領又与府君

話及関東事余囑以勿聽流言府君曰向来梶原回
時面囑弗敢忘之云々於是面賜下野列茂木庄半
分充本寺宝篋院忌佛事料 八講論議出延屬園
城南都三宗名衙府君点定付奉行人 八日將赴
常在寺府君紅葉之會先訖于上府為奉謝當寺田
地怡也 九日圓應二昏至自関東即審小山城潰
者二張 十三日二條殿李使月輪少將出余門字
五言和什并少將自和詩二首必求余改々數ケ字
曰說作詩之法 十七日竜湫和尚見示近作一首
并和章 十九日与太清同赴二條殿而聯句々殿
下發題同會者万里小路父子侍從中納言彦城父
子僧伴相山雲溪 或告天境和尚昨夕示寂 廿
日冒早訖于南禪善住庵弔天境喪遺偈曰色身幻
化無在不在以空塞空以海添海 廿一日早入府
時借録参會出鎌倉房列狀仍夆圓天鑒府君問王
摩詰畫品如何曰摩詰好佛法故以維摩詰為名字
嘗畫芭蕉於雪中者 廿二日善住庵清庚藏主送
天境和尚遺書并遺物新刊科註法華經十二冊者
来余立地接以三轉語問菩羅乃接遺昏炷香捧昏
示衆曰世尊涅槃栁示双趺善住涅槃手寫遺書且
問諸人世尊底是善住底是々不是不覚下註脚去
也法身不動屹如山善住何嘗入涅槃試把遺書和
泪讀萎花颭々晚風寒天境諱靈致甲列人嗣澄清
拙亭年八十一余在東山時之旧交性喜聯句故雖
臥病亦与客聯句蓋近世僧中本色宗師也 廿六
日蘭春谷話明極和尚曰朝旨陞南禪為天下第一

山上堂日南禅不比旧南禅超越建長圓覺先此一
事不入塔銘如何　廿七日南禅使来明日府君聴
乗拂相伴　廿八日赴南禅就方丈南軒設座住持
蘭洲大清及余座上四人而已府君話及古今叓孟
子書伯夷柳下恵等事六祖大師為何處人逆修有
何功徳念佛可往生否古人入室儀式如何余答曰
日本吾先師住天竜時有入室之儀近来未嘗聞其
説　廿九日作関東書幾乎三十封専為宝篋院忌
料新賜下野列茂木庄半分小山跡事中詳監寺為
寺家使也鎌倉殿并管領以下又京之公帖并施行
等之案文共三十二通遣之関東
十二月二日本寺例宝篋院忌府君管領入寺
法華八講上公巨卿衣冠束帯着座　斎莚之次君
問孟子昏中疑處孟子聖人百世師柳下恵等事余
引孟子倪氏集註而詳説之君喜曰吾疑泮然君又
曰昨日聴孟子既畢又将聴大学如何余曰大学乃
四書之一唐人学四書者先讀大学臺者治國家者
先明徳正心誠意修身是最緊要也敢請殿下四昏
之学弗怠則天下不待令而治矣君曰諾　関東飛
脚至小山鷲城破潛移入祇園城一族降者多矣
三日大清相山斎伴府君問以文武治天下事余曰
修徳為文止戈為武々之用在安天下不必事干戈
故武王誅紂戢兵修文尚書武成曰武王伐紂乃偃
武修文是也君問周易可讀否余曰易知命之書也
凡天地人三才万物皆収在其中非口傳不可暁云々
君又問左傳何書其義如何余曰左氏春秋先王大

法褒貶為例知我罪我者也遂与府君及太清就于
佛殿而聴八講　四日日清渓独芳　五日性海古剣
六日僧録不遷　七日目疾不赴等持院法華堂佛
事遣使於管領啓以目疾不赴之意伏乞以此意達
于府君　十一日喚如竜書記而和會余之退事遣
管領等管領回荅曰乞退不可决然不見許請以宗
首座充當寺板首　十五日設餅管待新首座曰作
代上堂謝首座乃鏡湖也　十七日物先来飯曰問
皇考王考之別余引礼記祭法詳而解釈矣　廿一
日義僧録余書悲田院棟牌之銘實以永徳元年十
一月十日而建之化主号牛僧者名元聖字無已
廿二日遣衣鉢中季往管領宅告以欲致寺吏領曰
吾不能白于府君若白者必也見愿發請与僧録和
會　廿三日赴等持院雪庭忌齋〻前逝法華堂〻
主人元章挙和余送中竺倡曰等持三昧力竺土大
仙心余曰止〻只ケ一聯説得十分也　芳玉晩袖
茗而来且出看山聯句詩一百韵者而求点兼改〻
且点仍跋于其尾又改看字作觀　管領玉堂殿求
書先君位牌曰故従一位儀同三司静山寮公禅定
門尊儀余本雖拙于書切迫責余不能辞使者出羽
左衛門尉　廿五日関東慔府并管領書至　廿六
日粥罷欲往西山為歳暮之礼忽喀血三四次息欲
藿香即止矣遂使中季代往因送鎌倉書上僧録〻〻
出京不面而回周祐侍者来乃知僧録出京　廿七
日有雲門招以疾不赴火頃力疾赴上府〻君出接
畧叙歳尽之礼君曰大学中庸則皆講了也　余曰畧

説四書次第大學中庸最為治世之書君曰凡書以
一巻二巻為一冊二冊其意如何余曰昔以竹板為
書以韋編上下故以書巻為冊其韋絶則誤編者多
矣孔子讀易韋編三絶者是也又有朱子簡錯而改
正之事既而揖退府君送出数十歩次管領以下府
得聞小師周苗在建仁今月望日夜因闘諍棒喝食
本寺以會議出両人而后和解皆皆如元掛搭余曰
是吾小師畜刀杖之始也不可不罰乃取度牒藉削
名作狀二通与長老月心及洞主竜雲溪云周苗傷
人罪不可免既削小師簿云々竜来解苗無罪求予
免不應　廿八日府君以近臣朝日致歳尽礼管領
来礼入夜修理大夫来礼僧俗礼者不記　廿九日
本寺例自今夜限明年五月長禪老拙亦力疾陪衆
日説禪院僧堂之設本為坐禪不与它宗食堂同遂
挙北禪露地白牛話作偈挙似堂中首座宗鏡湖曰
等持三昧是蒙常分歳何須特地忙烹箇白牛應不
辨夜深且点橘皮湯蓋方丈毎夜例煎橘皮湯供満
堂衆老僧年五十七盡於此矣
永徳元年
二年壬戌
年五十八在等持寺
正月一日天氣殊佳也曉鐘一鳴定起出堂諸堂巡
香罷知事莊甲例至方丈而人叓献贄余亦有報
開静版鳴上堂展鉢喫粥々罷上殿祝　聖拈香々
詞畢維那挙大悲呪圍向々々罷与大衆人事都寺
首座揷香住持炷香普同觸礼一拜開山諸諷經罷

方丈為一衆点心々罷首座維那和余除夜湯字韻
以祝歳且室中諸子皆有和齊前就于佛殿而看經
々罷入僧堂而坐矣差定十僧就于宝雲閣而修懺
庫司雲版鳴展鉢喫飯々罷茶礼々罷上殿看経々
罷姑入寝室而歇息雑道者三五輩出試筆詩而求
政々而皆還之既而入堂而坐矣倏堂前鐘鳴入殿
放參諷々罷帰方丈抽解畢遂入堂而長禅々中櫥
皮湯一両点　二日晴寺門勤行如例就于僧堂而
点心　三日晴為毋氏設供　初更禅罷出堂為首
座求政正諸友和余除夜偈者十七首以宗首座居
板首号鏡湖乃吾法叔此山光師之嗣也　四日小
雪看経定坐如例入浴々後忌風雪是夜初後両次
入堂者怕浴寒也　成南叔三子自建仁来余問堂
頭和尚歳節示衆古則未審有甚麼言句答曰唐語
説法故聽不得記不得　五日暁来小雪蒙庭松究
如老人頭白有感日吟坡詩依然春雪在長松仍以
春雪在松為題令諸雑道者等作詩　修正看経満
散随例為修懺衆下嚫　維那請署名於疏侍僧謂
例以紙扇為祝堂司庫子準之余曰不可也恐以為
例初一日既為維那人吏畢不可復云々　六日晴
恵詳暫假帰省法華元章師余和華字贈曰一夜春
来自海涯満城桃李辭如霞北山想見仍残雪中有
高僧課法華　七日雪晨誦嚴冒雪赴西山先三會
塔前炷香三拜隠主人事次雲居炷拜与僧録人吏
話及小田并建長住持等吏僧録問誰為序遷曰類
中山录云奈門徒何哉飯了便出以一毫衣十刀而為

人事次方丈及嵯峨中諸塔菴寺院大半巡礼草賀
或面或不面　八日小雪梵叔出瑞泉德叟旧年書
〻中說火室十二月十日示寂偈曰生也快活死也
快活更問如何快活〻〻　九日晴四更禪罷為中
叔說杜設一首卽新松露字也為中字求改春樹暮
雲図詩　十日晴侍從中納言殿至出和余門字韻
呈二條准后詩八句者求余改〻數字目說日本礼
楽擬於漢凡礼楽始於漢盛於唐云〻　十一日晴
赴東光古劍之招時會者玉堂將作土岐宮內少輔
山名民部古劍出新年試筆七言八句設和者十九
人將作問金剛經四句偈等事余畧荅之又問曰
俗人可得悟否余曰悟無真俗安有不悟之理哉又
曰或云不悟如何余曰悟不悟是什麼梳只貴自黙
契耳同舉莊子輪扁云〻　十二日陰和胡字八句
寄東光古劍　十三日雨元章和會湯字華字各二
首見呈　十四日雨歇而陰午後晴建和胡字三首
戲荅古劍　十五日古劍後和胡字三首余又和三
首是夜以無油故戲及東壁隣光云〻　十六日晴
不遷元章來賀余与僧录大清叅下府〻君出接畧
賀而退人事銀劍一腰杉紙十刀件僧录抵通玄寺
賀歲尼長老母子三人〻叓一襲十刀余獨先帰与
不遷元章相看不遷出和余賀首座君字八句設余
出胡字唱和之什元章不遷寫取而去　祗于管領
宅賀歲人事青磁炉瓶一襲十刀貺令弟將作在孚
次過赤松宅他之不面　十七日晴大御所次大方
殿次無等局賀歲次建仁方丈諸塔菴巡賀南禪蘭

洲及古劍至不值古劍復和胡字韻而去余亦和者
三首 十八日晴府截請南禪長老蘭洲及僧九人
例也余先与蘭洲人叓十刀一襲時古劍復至戲語
高推胡字和章古劍又出昌普省毋八句者予和之
予与古劍以詩戰且云足成十偈而止可也古劍舉
旧作曰塔前班竹今朝涓壁上苺苔旧日詩竜湫所
歎伏也 十九日晴作詩寄謝雲門大清和尚送古
尊宿录小師宗傳侍者持来故有香林撥底獨雲門
之句 廿日晴大清和門字者三首為南子也 古劍
至以胡字諸作与余講明余改数十字万里小路侍
従中納言殿賀歳語及旧年雪詩唱和人叓十刀一
襲右京大夫殿目心和尚来礼 廿一日晴齋罷赴
南禪方丈次上生慈聖山中太半巡礼草賀 廿二日
雨 廿三日雨止 廿四日雪余諸雛僧等令作春
雪詩雪盈庭者尺餘 廿五日晴作書差中吾之閑
東賀小山平府君管領以下三十二封伊勢禪漢報
曰府君以来廿八日入寺賀歳 廿六日晴本帰昌
智二昏記至宿遊余怕寒不能陪話作偈謝之二姪
和答是夜管領使至得畜府君任右大臣廿八日
會廷在三十日 廿七日晴二條准后以使送聯句
求改且點〻六十句改数十字 廿八日小陰或微
雨 廿九日晴預設尊氏諱請竜湫古劍語及胡字
和韻古劍又語曰嘗回自江南海中值結夏者六人
作偈曰圓覺伽藍海上遥安居禁足渡頭舟蠟人解
唱還鄉曲欸乃一壱山水凷或至康稷菴處誤舉此
偈以解唱作喚作稷菴曰必誤矣非古劍語喚作字

不好云々穆菴乃了菴法嗣也三十日晴府君入寺
頭殿管領兄弟御剣山科中将頭殿御剣大舘僧伴
普明國師太清而已席上議選建長新命僧录以序
席挙太清々々蓋在座中故也府君不允者為責在
京也次頴中山挙乃定矣 府君為挙任大用充建
仁僧录以二夏未満而為難君曰大用年老且病今
年閏月長期恐不及遇夏奈何又大用亰新法以前
定之則不妨也乃以手書与僧录々々乃肯 余与
府君話及二夏法曰頭賜退謝之暇君曰當寺者吾
香火社住持不必論幾年余曰野性不欲久在官寺
君曰雖居官寺只作村院野寺之念則可也 府君
問無準二字如何余劃席而示之又話及少室示寂
大慧無準住山正續院木犀等事宗門祖師臨終灵
驗如此府君信敬形於色斎退条府謝入寺次下府
閏正月十一日台剣来出伏見上皇御宝墨書并御
頌々曰國師有箇合同舩借問誰將錦纜牽五葉花
開無影樹灵亀山後鴨河前賀中山和尚住建長
詩并叙曰歳在壬戌永徳二年建長禅寺主席見缺
以歳首㬢月大丞相洎僧録普明國師會于等持官
寺方丈公選住持之材得前壽福中山長老得補其
處寔公挙也議者謂日本禪林莫盛関東々々禪林
莫盛福鹿両山是天下叢林之師法也 関東對洛小山而迹
来世故紛撓師法陵夷頗有師不師之歎可惜也方
今追事稍乎中山適膺玆挙為國開堂師法復振不
亦法門幸也哉㐮属周信聞議者言喜不自勝輙製
禪詩以代草疏逐勸其駕縦史而起之曰福山秀出

諸山上登到中山勢最尊雋岡仰攀新日月一欄俯
視旧乾坤猛陵輸墨光青史龍封才名動赤誦好是
太平無事後高歌此曲含皇恩廿四日南都告
昨夜春日神祠災廿九日改久我殿以下諸貴人
所作詩
二月十六日梵成帰自関東出諸囬昏曰庭長中山
入寺以余所寄禅詩擬疏付西藏主令讀拓云鐔津
語脉爲溪詞源華衮之贈感佩何言蓋日本以詩準
疏讀者始於此也十八日應請於上府太清等諸
老皆叅点心罷府君出一巻書命余講展視乃魯論
第十九章子張問也余固辞毋三曰儒書則少年畧
渉獵不敢君強之曰儒釈雖異其帰善是同何必拘
其跡哉余固執不敢君必欲余講仍戯曰吾聞関東
人譏遜太過和尚此在関東是其習俗乎而尚弗已
得講十餘章遂及佛教宗門中事曰檀越但信自心
是佛無事不辨因説昔唐太宗以良弓問弓匠〻〻
曰木心不正云〻君又問呉太伯避季歴如何余曰
季歴之子即文王蓋以避覧也君又問中庸説喜怒
哀楽未發謂之中其理如何曰是則儒書緊要處檀
越宜深留意勿容易看過君出示八巻佛智祐佛日
果真歟了三祖師頂相小像題者若干人又出語録
乃傳灯録明蒙山自記巻尾者又出一巻圓悟心要
又出一巻臣軌帝範者余曰凡佛祖言語聖賢像等
聚作一類不混襍畫等中則可也君諾之君仍問臣
軌帝範是何等書曰蓋君臣治國安家礼義等事也
往者本朝儒士好讀者也冒雨自上府飯寺乃知二

條准后相國看花見訪値余不在又花落留題倭歌
一首并倭漢聯句一首發句而去其歌曰雪トハヤ
フリケル花ノ跡ナレハクルカヒモナキイト櫻
カナ後書曰二月十八日太政大臣又發句曰雪ソ
チルコスヘハ雨ノイト櫻余即作一絶寄謝曰上
公飽看内園花眼醉春天五色霞豈料山櫻零落後
香輪枉駕到僧家　廿三日赴常在光府君花宴之
招府君未至主人竜湫引上後園觀花〻或盛或飛
主人説昨日二條相國來遊發句曰吹ワタセ楓ノ
橋ノ花アラシ獨在池中花尤可愛故云余口占一
偈奉呈竜湫師兄曰世尊漏泄一枝春迦葉當年發
笑新今日吴山花似海不勞拈起已驚人既作不欲
写上紙墨點紀而已斎罷余併過東光訪古剣〻引
入西軒隣家下視城中時花正盛看出於墻頭的〻
可摘也意中口占得一偈云簇〻長安十万家烟奔
浪走入簷牙道人不假馬蹄力坐看春風二月花此
二偈本集不載　廿五日首座問脤賑二字同異余
引諸字揔別曰合散不同如夜宵應可氷凍等字
廿九日等持院忌府君祀書閣説昨日例集諸儒論
語戲有三仁諸儒義皆同或一人説紂一人不仁其
國人皆仁云〻君又問仁義二字余因引輔教編合
説儒釈二教之義曰在儒仁義礼智信在釈不殺不
盗不婬不妄不酒儒謂之五常釈謂之五戒其名異
其義同仏初為下根凡夫説人天乗即五戒　十善
也然則佛教得兼儒教〻〻不得兼佛教君又問中
庸二字余曰喜怒哀楽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謂之

和〻即庸也謂未發即佛教一念未生以前也這ケ田地非識情能所及但能忘情者得到云〻君又問一切經与藏經同別余曰同也今佛一代聖教謂之一藏亦謂五千四十八巻五千四十八巻即開元年中勅佛昇法師所撰定目録故凡曰一藏則五千四十八巻也其後増至六千或七千藏云〻當寺藏經錯乱不具者近者脩繕幾乎完全凡經籍天下至宝也曰說適者東福虎関和尚所建海藏院經籍所藏謂之文庫秘惜天下儒釈二書皆藏焉特元亨釈書乃日本高僧傳也凡公家武家皈依佛法者僧俗佛像經巻封爵等諸宗始末皆載于此書開板之費官賜江列某田地今年開板已成其板亦燼矣可惜也蓋爲弊刹之張本故特及此君領之君又問佛光祖

生涯今領此院非宿志也僧録曰大慈院無田地食邑恒産是〻非人所爭今子居等持官寺一夕宿疾發雖欲退居洛下無一宿地今此院幸無希望者何其辞讓哉余尚不肯矣

五月四日登真院忌起宝慈院余陪府君斎莚府君云僧家皆長壽是可羨也管領在側乃云昔趙列百二十君問趙列爲誰余曰祖師名從諗時人尊敬不敢名称趙列如今俗家爲某列守者曰某列曰說趙列八十行脚毎云七歳小兒勝我者我即問之欽山長老年少者拳幸字脚邏遲石上種油麻問天下學者列特參問還師資礼乃荅你祖翁也不識蓋達磨二字也趙列乃古佛非不知亦後來不耻下問也君曰向狗子無佛性豈趙列話耶余曰是曰說其話又

及祖師西來庭前柏樹等君又問真如山号余曰萬年山蓋大唐徑山萬年正續乃無準塔名故今取為名又真如亦大唐佛光旧任寺名今以為額君又話及東西二府各置十刹事余曰寺多則任持濫拠者亦多切莫容易添寺且啓曰今時任持動涉濫進或曰某有力宜修造者或云某人年老宜稱長老云〻殿下慎擇其材堪任持者則有道者進濫竊者退是公選也君領之君問古劍年多少曰六十五余囙勸薦拔云是諸老與論依歸非小僧私情也君諾之管領語及元亨釈書之叓余曰日本僧史莫先於此昔吾禅家者流有功於宗門者如永明明教大惠中峯皆以禅教記之於文字千歳不刊傳也今虎關亦如斯府君又問余曰行道立班有次序否曰是曰然

院〻又以延文戊戌二月十九日賜余小子書者盈者名氏今普明國師識於編末甚詳矣周信嘗竊考禅書古之宿德一期方便誘引初機作牧牛以為圖有四牛者有六牛者有十牛者今見行于世者独此十牛圖是也惟夫既曰畫矣則此十者蓋皆其影跡未為全牛耳陛下若向周位未施丹青廊菴未着章句已前聖心領悟則所謂露地白牛不待披畫常在陛下面前露迴〻地矣苟或不然請姑叡覧斯畫余既題十牛圖後兼書一偈謹奉謝 御札之賜曰何箋 御寶十牛畫僧史方跡愧董狐那料 君王垂寵賞一揮三十六驪珠 廿九日建仁居記中綱至出亲佛提綱等拈柱杖語余曰柱杖則任持所用獨許首座以下頭首則不可也先佛光祖法語中亦

說云〻
四月二日伏見上皇所命十牛図為後序付之梵珣
昏記〻〻来出　上皇御書而見謝曰十牛後序喜
已一覧所謂露地白牛末章堕数量雖然乃得毫頭
点出蹄角甚分明也云〻余辱蒙賜手札無勝惶恐
之至謹製詩絶句者代書上答　陛下曰三熏御
札一爐香拭目重瞻舜日光叨沐　聖恩何以報本
支萬世玉聯芳　三日空谷至說話且出張燕公書
揎釀事并恩断江題編年通論序云編年本蜀僧秀
笑芝所撰琇石室取為已有云〻十九日僧録并
龍湫和尚囑以大慈院之事盖大慈院者六角佐〻
木殿所建為三會院之別院両師兄憫余客于京師
無資欲付余〻曰小弟平生不受三會庇蔭独立
余不敢應命　十二日義南内上皇勅赴伏見大光
明光寺　十五日徤易首座来話且出東福山門疏
草案而求改〻十餘字仍說作疏法様　廿日建仁
梵珣昏記捧　伏見上皇勅書一函并十牛図一巻
者来求余題巻尾十牛図盖周位筆竜湫和尚書畫
下巍附書佛印元禅師痛論文世謂之四易四難者
先師書表題三字并倭字加點今普明国師題巻尾
上皇親染記於表紙曰此夢窓国師觀應二年進
光明院〻賜余延文三年二月九日也文字并畫図
筆者見于後題明矣普明国師加證明康暦二年八
月朔日　廿二日過古剣於東光而說話次曰勸以
應世剣不肯余引古尊宿汾陽大恵等初不欲住院
後皆出應曰擧大恵贈趙超然一偈超然妙喜両同

叅蓦地相逢各負慙我去住山君躍馬前三々与後
三々剣撫掌絶倒剣後説昔南遊見證無匱々説圓
悟住雲居時有老娘来自西蜀寓于寺門外悟以一
偈与之曰三十年前共一頭々々夜々講風流而今
老矣全無用君底寛兮我底柔呵々 廿四日月舟
岳雲天錫三同袍来遊入浴々後将飯令留而宿々
談聯句橋皮湯一跳而已 廿八日十牛図後序草
案畧成喚梵珣啓託上 南内上皇陛下曰恭羨
伏見太上皇特遣家僕梵珣齎此十牛図一軸并御
札一封者来于等持禅寺余住持小苾蒭周信俾為
後序具載歳月及授受之由周信愚昧聞命戦栗固
辞再三不賜俞允周信謹案 上皇親染批于表紙
曰此軸夢窓国師以観應辛卯歳進于先皇光明

師為何處人余曰唐台州人君曰和尚嘗説羅漢事
吾忘却今忽記得余曰佛光来朝先代平氏夢羅漢
自外国来有京夢者曰必有聖者入国未幾筑紫府
便馳白唐人僧元無学来朝京夢者實其事曰向羅
漢髭無學而台州人也台州乃石橋必其人也君曰
何以故圓覺号山曰瑞鹿曰佛光開山之日有白鹿
見之瑞至今白鹿来遊云々
三月七日宝篋院諱斎之次僧采白府君曰圓覺都
聞諸評定衆以関東慎府挙欲令當寺長老住圓覺
蓋為来年先師三十三忌薦寺門脩造云々 君作色
曰関東習氣未忘僧録見其顔見不敢重聞余亦俯
首而已少頃余駮其義曰来年先忌以旧例挙同門
老宿一人各住京師鎌倉五山是乃小弟所望若復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以小弟挙而欲住圓覺小弟必与麋鹿成群　僧录
語及景愛寺住持叓府君問景愛二字余曰嘗見佛
光祖師与景愛如大臣長老書曰人語以景愛為愛
憐風景之義大不然蓋佛姨母出家号大愛道故云
今尼寺各以景愛景即景山仰止景行〻止之景今
之世為比丘尼者宜景仰大愛道之義也　八月特
煩如龍吾記往管領宅告曰昨日僧録白府君以閔
東幕府挙得老拙住圓覺是乃老國師傷慈非小弟
本志何者府君留余不敢許東帰是乃小僧栄遷也
豈敢更冀任持之遷乎惟希閤下以愚誠達于府君
并僧録莫以住院為責則幸甚懇意實多不能備啓
十日書光明真言會状后為約斎居士求也　十一
月遣天龍寺方丈力辞圓覺之挙曰府君不許東帰
則和尚班在正脉某西堂下何也曰真如在等持上
正脉菴主真如東堂故余推之府君再三疑之曰和
尚則建仁旧事如何令在真如東堂下余曰謊昔年
公門請諸山長老於佛叓則或現住一列或閑人一
列未嘗相問近年以来現閑相雑則先現任次前住
如是逐次以高早為序今以等持位在真如下故如
是非必推讓之過也於是府君領之　五日巡次預
請物先来七日斎乃話且遣弟子某来辞云以僧録
令削十刹名為諸山頭今早楞嚴會立班已定云〻
蓋以去月晦日府君僧録會法華堂于次議及東西
各置十刹等叓誤以等持為諸山頭非復十刹云〻
余及帰寺検常住文書中得康暦元年九月二十一
月公文云等持寺事任申請旨可為準十刹云〻故

今請前住物先定十刹列遂命中季以準十刹公文
住僧録處呈似僧録乃披見曰余忘却了也遂定十
刹位而物先復領七月之請其報畣曰僧录誤忘等
持十刹之事云〻　又命園頭初摘園中杏實供佛
及衆僧蓋以昨日侍僧先摘两三顆献余〻却之曰
常住菓子未献佛祖及衆僧先自嘗過豈可得免哉
遂命知事曰自今以後各〻寮舎側畔茶笋菜果等
皆宜帰常住供衆不許各寮自収以先佛制也七月
宝篋院忌府君未入寺僧録先至懐出一書乃佐〻
木亀壽殿以大慈院付余之状也於是余辞不得府
君入寺點心罷僧录与府君議以東西十刹君顧問
余〻曰添置十刹似乎宗僧宝而恐濫進之徒得意
有道之士羞避如彼唐土宋朝毎列置天寧有一尊
宿各道太息云住持之濫始於此矣今又義新規改度
弟院為十方則許預十刹云〻　余伏以臨川已為十
刹首是度弟也當寺及普門亦皆度弟諸方以為何
如哉府君僧録皆領之君問東西五山之起余曰首
暦應年問先君秉鈞創置五山第一建長南禅 均等
第二圓覚天龍 均等 第三壽福第四建仁第五東福
其後浄智浄妙萬壽遂旋以準五山而添入遂号相
沿五山君又問唐國亦有五山十刹否余曰日本五
山十刹倣彼國也君又問唐五山位次曰第一徑山
君曰徑字義如何曰始山有両徑故亦曰双徑君曰
与金山同別曰金山則在揚子江中与焦山並屹立
波中皆名山非五山也蓋日本韻響徑金相近也君
問徑山寺名曰興聖萬壽禅寺又問其次曰靈隠景

德禅寺曰天童景德禅寺曰浄慈報恩光孝禅寺曰
育王山廣利禅寺是也君又問天龍佛像曰釈迦三
尊曰建仁如何曰三世如来建長如何曰地藏菩薩
此菩薩霊験奇事昔化蝦夷境失錫杖人得帰之云〻
君曰吾嘗聞此事可欲也又曰圓覚佛像如何曰中
尊宝冠釈迦先代時造世謂圓覚釈迦自上十貫謂
金玉之飾也左右十二大士依圓覚經説曰其説如
何曰盖十二菩薩文殊普賢等各章疑難問答也又
君問古剣可出世否曰古人如汾陽大恵等皆初誓
不出世後来事不得已應世者衆矣殿下當堅請出
也得不出也得斎筵荼羅府君遝駕僧録令余往佑
〻木宅余偕格物先就了本館謝大慈之付時家臣
伊庭等在側及帰令衣鉢中季等往大慈收交割什

物等　十日斎罷入大慈院作初遷之義十一日赴
天龍方丈及三會院謝大慈之賜　十三日昌謙西
自阿列出武州太守并諦觀中之書　廿三日以管
領玉堂源左金吾雪溪居士求作簾詩人句七言呈
書幌下兼簡獨芳禅師曰明公坐幄運良籌便覚車書
混九州玉帳香凝雲幕夜珠簾影動水軒秋越裳翡
翠風生座東海珊瑚日上鉤見説歌詞成唱和還應
二老共風流又題扇面寄相陽故人曰海回皈心若
ケ邊芦花浅水白鴎天殷勤寄謝漢竿客我亦秋風
理釣舩　去月以来講中峯廣録管領玉堂及令弟
將作毎日来聽　廿四日大慈院檀那佐〻木六角
嚴来礼且賀余領院事
六月一日為首座宗鏡湖求講首楞嚴經疏序

六日預就于大慈院盖明日値故雪江十三年忌忌
七日為宝篋院故預於今日而勤修点心齋會僧衆
三百餘人幼子亀壽殿及雪江養子淺堀二人着座
七日宝篋院忌府君曽鎮臨駕余先与府君話及閑
東小山滅亡事君曰必神罰也　十三日臨夜忽有
敲門者云府君在岡松殿一品禅尼病亟命余及太
清急赴郎書告太清余遣衣鉢侍者於岡松宅報以
病而不能赴衣鉢聞云府君必欲余参不免力疾而
赴則僧録太清既早参矣府君見余怕風寒許帰
十四日岡松殿一品禅尼既逝矣府君勧令提撕公
案云〻一品以身後佛事等嘱府君〻命余起骨佛
吏下條将命　十五日於正覺寺而荼毘矣僧録以
府命巡報諸山皆〻可赴荼毘之場　府君又遣下
條曰專要起骨佛事不必赴荼毘盖以余怕風寒也
雖然昌夜同古剣會于正覺化壇諷經行道者一千
餘人鎮龕清溪起龕蘭洲奠茶東福起山奠湯萬壽
相山念誦不遷下火僧録府君以狗世忌潜来與如
女人作證　十八日早赴収骨之會余先与僧录収
骨早起骨佛事就于安聖寺假設中陰道場府君既
在安聖假館而齋戒精進起骨罷余与僧録同往安
聖而吊慰却聞君切留点心君乃長齋手書金剛經
君納余而曰每日来談吾所願望也安聖者東福門
徒奇秀峯別業也　十九日詣安聖假道場府君命
余講法華藥王品時大清古剣至君又余及告二長
老曰每日道話勿不来也　廿日赴安聖君命令講
圓覺經講文殊普賢二章畢道話及宗門公案獨坐

大雄峯即心即佛栢樹子狗子無等話也　二條摂
政准后以秀長為使問者二余書而答焉　廿一日
秀長至出摂政殿書〻中諷諫府君以大臣罰位叨
預葬儀日本無其例　廿二日御誕生与太清同參
府君於安聖有命宿遊曰出摂政書呈府君〻笑而
已且怪之曰摂政本以無道念也初更禅并呪罷君
命余講大惠長書高燒燭講讀六紙君又問佛誕生
成道涅槃達磨六祖以下諸祖機縁公案之事道話
及八鼓坐不覺倦　廿三日点心畢將飯等持見留
而不去仍命令講圓覺經余推讓太清和尚曰此經
一部通講則法理連貫矣余別欲講首楞嚴經府君
頷之然太清不受必欲余講不免講普賢章一遍道
話及晩將出府君使近侍下條者領水一盃　廿四
日府君預差定一品佛叓余〻五七諷陞座余辭者
再三不允曰重出摂政第二書呈上府君盖謝無道
念之咎也
七月一日羕府君余早赴天竜寺与僧録和會諸山
公舉等叓　二月左丞相府君為從一品大聖寺無
相圓公禅尼預為辨五七忌佛叓就等持禅院千僧
勝會余〻陞座其讃説云　恭惟今日大功德主左相
府大人相公衆願輪来為法檀度外存君臣之道内
扶佛祖之宗雖居私第而帯俗朝參雖執政柄而帯
廢佛事茲者自一品禅尼屬纊之後牢記遺囑躬領
佛事例依禅苑之儀屈請諸大長老作種〻佛事而
闍維之遂就安聖假設追修道塲謂之中陰仍請天
龍太清和尚臨川古剣和尚及六員僧侶毎月三時

諷經念呪毎遇七日必書法華經一部請諸山長老
一人拈香佛事府君長齋自寫金剛般若經於其禪
誦之餘毎日命太清古劍及小僧講說圓覺楞嚴二
大乘經并大惠祖師長書今當五七忌時就于等持
禪院建千僧勝會同音諷誦大佛頂万行首楞嚴神
呪請萬壽相山和尚拈香說法辱命小比丘周信陞
于此座敷揚般若正宗固辞不允鄙俚之語奉瀆鈞
聽惶恐云々　三日就安聖叙昨日陞座之事仍講
楞嚴經　四日赴安聖府君謂余曰諸山限三年夏
了合例退惟等持吾家刹也幸毋乞退余以必退之
意懇請者數次君曰唐土天竺則不可知於日本國
內不容潛逃云々　五日楞嚴經　六日楞嚴僧衆
來會七日當寺寶篋院忌不赴安聖府君以使見
召講楞嚴經第三卷畢道話嚴帰昏鐘殷々如也
八日赴安聖時太清講圓覺經忽見余来歇却其經
余強勸之又講一段及普賢菩薩章也復次余與府
君同命古劍講大惠書劍固辞君不允遂讀三五紙
今日緣二老之講余不讀楞嚴　十日赴安聖楞嚴
十四日安聖演唱施食文　十五日齋嚴往大慈院
午後打施餓鬼供檀那入寺證明晩頭本寺施食諷
經府君入寺聽經々聲高亮君喜之蓋君自發心宗
敬吾宗欲救叢林弊者先要令僧開口作色誦經近
世俗習禪僧不念經無言行道也　十七日赴安聖
寺齋講楞嚴第四卷是夜府君留余一宿云道場限
十九日懸餘両夜欲与諸老道話坐禪以慰分離云々
入夜府君太清古劍泊余并六負僧坐禪無蚊帳忍

啞𠫤屹弗動矣定鐘罷余及諸老与君話到四更〻〻
亦修禪陀羅尼　十八日在安聖齋訖講楞嚴經臨
夜坐禪如前坐罷道話君黯然歎曰光陰可惜時不
待人吾与諸老同居只隔一夜耳君又話及棄世閑
居學道余曰昔梁武帝棄王位入大同寺作奴後世
嫉吾法者嘲武帝明教評之曰是非武帝過即吾徒
接化之過也然則凡大衆修行不必剃染但治一心
而已在家也何妨　十九日府君就于等持院為從
一品尊七忌重設千僧會天龍普明國師陞座性海
和尚拈香齋罷君并僧録特召余泊不還而面囑以
等持寺并院不可告退之意君復曰必欲強退則絶
交云〻余与不還不得已乃諾而退又余奉府君命
答僧録古剣住建仁相府請疏日本有其例否僧録
引佛光住建長相府請疏故事余乃往安聖見府君
復僧録之答君即命余製相府疏余辞不敢君詰之
余曰文字則少年所好止筆者久矣誓不復作君尚
欲必作不得免乃諾君道話移刻各自訓露衷心傾
倒平生及晩乃出是夜府君自安聖帰花第　廿日
府君使近臣下條特賜布袋畫一幅無準讃先正覺
跋者并白綿襖二襲高檀紙十刀蓋謝中陰勤行也
八月三日參府道話移刻因問建仁相府請疏文大
意君曰今南禪建仁皆同門獨建仁有疏南禪無疏
則不可也不如停之余曰可矣府君面請来日打齋
并講經帶小侍僧二人来云〻　四日早余帶二僧
参府相山太清亦至君引入水閣納凉齋罷下䁑忽
報拱政殿至萬里小路中納言侍從中納言亦至君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命余講棱嚴經君別命諸公倭漢聯句摂政准后發
句曰凮キヨシ松ト水トノ秋ノ邑 盖是月値無相
禪居盡七月君命余講經意欲令摂相来聽摂相殿
本不喜佛法君自作不請之友不免又以倭漢聯句
同事而摂也 七日府君管領入寺僧座僧承元章
十四日余引十僧入府太清亦引十僧共二十人以
府命也臨齋諷經〻罷命余講棱嚴經賜綿襖一襲
杉紙十刀以講經謝盖無相月諱也 三十日仁山
諱府君侵早至与余話及諸禪長老事余云向者公
選住持猶某非器顯殿下着意君曰某長老乃闔拈
也余曰闔拈乃先選定其人或二人或三人乃拈之
可矣苟不先選其人則必有濫吹者府君曰固然
九月七日宝篋院忌府君入山話及儒學文談等叓
又及其人出家事府君曰古今人多出家無道心者
两乘失功可惜也況亦帰俗者是何道理云〻十
四日隨例無相月忌率二十僧与太清入府諷經齋
罷講經君為一品率哭忌預自今日限二十五日毎
日請太清及余伴齋〻罷講棱嚴太清説碧岩集
廿五日等持院一品百日忌建仁拈香南禪陞座十
衆諷經府君與管領話及眞如長老竊吹叓諷經并
齋罷府君還駕約余及太清参府講棱嚴疏第五下
之六根證入章君密話及天下政叓云萬一有変欲
棄天下當如永平長老勸平氏余与太清密賛慰労
云視世如弊屣是乃安樂長久之基云〻自十四日
至廿五日皆参府講經 廿七日管領告府君眞如
善容長老告退 廿九日三會忌齋次府君話及関

東夏余曰勿聽讒言則天下安全若一念動則天下動一切毀譽不動則内外魔不能侵　默心嚴君入于書問召僧録及余曰吾欲創一寺為十刹之列可也否僧录及余曰何不可之有君曰衆限五十人可也否曰可矣　余田三會法性院房深僧正来礼話及密教尊星王法云智證大師入唐受法於全法師云々

十月一日命鶴霜臺来茶話次及尊氏将軍赴九州途中夢迫敵軍避上一山々頂路絶殆欲墜陥顧引仲氏古山手盡力抵壁忽見一比丘僧作地藏菩薩形者把手跳過達于太平原坦夷則乃見家族高氏兄弟等將数千軍来迎而乃夢覺及後達九州築墨於其州太平原夢乃驗矣自余尊氏自繪地藏菩薩像作讃有夢中感通之句是也依々木邉壽殿狀并使者伊庭来囑以用大方之事舉之於東福長老幼少手書可愛矣恰逢遣使於僧录乃啓是事　三日應召与僧录同参府々君曰吾新欲建小寺去月晦日於三會界説其事両和尚記否皆曰記之君曰然則奏于内裏要義天氣今日々吉請安寺号僧录曰宜在君意君曰吾那得知其由乎僧録顧余曰何等名可為善余不能率介而白忽入思惟三昧僧录曰君今位至大丞相名為相國寺如何余不覺失笑曰余心所趣向一与僧録同唐土東京有大相國寺恰好云々府君大喜余曰寺号或有四字者有六字者又奏義　天氣嘆作義天相國可乎府君僧录皆肯之八日過三會院繁少林舉復見心苑日本使後

作偈曰亀哥〻〻汝也癡那得心肝拂樹枝東海本
無頻婆果且留性命喫酸梨云〻　十月濃守土岐
光祿大夫送冬衣作偈謝之叙曰某久旅京師忽臨
冬候而裝寒未辨初昏託至出示珍翰并所賜綿襖
貳襲頌覺身在一團和氣中也感佩之至因記唐朝
韓吏部留衣大顛禪師故事作偈代簡奉復濃列史
君源公大居士閤下一笑京洛冬初似臘寒囊空未
管客裘單濃陽太守多和氣莫是施衣人姓韓　十
一日中圓梵意來自関東出鎌倉殿并管領上杉書
蓋小山跡事云〻　十三日義府君命赴西芳精舍
紅葉之會〻者官伴二條摂政殿侍從中納言萬里
小路中納言日野兄弟管領兄弟僧伴太清物先汝
霖本寺長老善明白等也今日之供管領辨之坐列
之或主席周信迫府君命代國師〻〻与太清對二
條殿与府君對其餘僧俗隨次而坐蓋國師小悩不
来也点心罷就于冨士間寮道話府君入先師書閣
平日燕息處歷覧隨身道具等而感慕之再罷復就
冨士間与話且和漢聯句二條摂政殿發句曰松八
タチスキハ紅葉ノ錦カナ府君命對句於余〻曰
秋雨灑如絲聯句將半君忽召管領留令在席引余
到貯清寮君換衣着道服袈裟獨指東菴往開戸坐
禪侍前者下條一人而已及暁令下條召余〻乃上
指東菴与君對話問先師寧闕此山時年及臨示寂
時事余畧說其㝡且云詳在年譜君令借年譜命余
讀之感慕弗已召下條〻〻亦在門側林木中而坐
禪應召而至君令管領引摂政等出於寺外而暁食

君独持斎而不赴及夜月出乃相引下指東菴月影
微々林木隂中布襪草屐而下岩前路峻側歩而飯
方丈冨士間乃太清等諸老在焉余君令坐禅以摂
政至而為限及四鼓摂政等乃来復与聯句一百句
畢乃各就于舘處及四更報君坐禅如前禅罷假寐
粥罷又坐禅号已時坐禅以点心報而為限凡一時
半也点心罷君起換衣復上指東菴獨坐禅定蓋惜
別於坐禅且慕開山遺蹤也臨斎君就于僧堂聴衆
僧讀金剛経云毎寺如是讀否余曰日本号日中諷
経者為外國歟未襲昔建長寺始讀法華普門品自
介以来毎寺或讀金剛経或法華圓覺等経余天龍
臨川等則以南禅為準等持則讀圓覺経君信心増
發秋作面貌斎罷君過勝光菴与僧条作礼話及西
芳坐禅等事僧録感涙云先師復作矣余与太清亦
同往与僧条話及西芳府君坐禅事僧条復感而涙
或曰西芳寺開基以来若于年僧俗毎春花秋葉遊
覧以坐禅来者如府君未嘗有也末世希有殊勝必
再来人也余旅誡衆令勤行不怠為府君外護信心
也十七日常在光寺府君紅葉之會君与諸老慧
于楓橋竜湫話及僧中固夢叓云府君乃聖德太子
再来云々廿一日条上府々君出先國師和歌墨
蹟而讀之且問新寺相國殿宇大小安衆幾箇修禅
辨道等事或五十人或百人要選僧侶共住吾以道
服不時入寺行道是吾建寺本意也余白云昔先
代時関東造立建長圓覺等寺安衆幾乎一千人
先帝創建南禅天龍亦如是府君但建大伽藍準相

洛五山勿以事小刹府君曰吾本乏貲財欲建大伽藍効須達長者必見笑於旁觀者矣余曰不然府君但令願力堅固縦雖今生不成在他生而必成就古人曰佛法無多子久長難得人又曰古人有三生作済閣者君聞喜曰吾嘗竊作此念然恨無人勸今聞斯言吾所願也夫豈不遵美乎府君於是有欲建大叢林之志余又白云殿下位極人臣禄重泰山所祈壽量也而今崇建佛寺尊敬僧法如此延年之術莫大焉殿下一人發心乃天下之人發心也凡匹夫之善悪止其一身而已殿下所行善悪天下所系可不慎哉今殿下好善如此天下之人皆好善始於此矣云々府君有愛狗二頭道話之頃忽走来君欲余安其名々其一曰有性其二曰無性　廿九日就關東携府并管領書小山茂木等吏而参府用吏粗話君問津絶海飯来早晩余曰非晩也君又問絶海才徳志操何人哉余曰非小僧所及也絶海与余同里閈自少共牀席嘗在關東幾年余住善福為余侍衣鉢閣府君曰遣書促帰善矣話罷出府経過新寺巡視基址土木佛殿法堂柱先立矣帰寺燈下作書追附圓首座遞寄絶海催其帰洛以府君之命也　晦日例櫃忌齋府君面前管領稟云近日東山常楽寺有僧殺死投之隣封一東院井中余曰説今時贋僧往々畜刀杖是乃法滅之兆也官宜加禁制余在關東日雖行僕亦不許帶刀子今持刀器者皆非真僧尽是贋僧也

十一月三日昌勤至出絶海書乃審退　恵林今帰普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同菴為田地訟　六日相府令下天下詐訟不違者
許来于庭中而自訴吾国所謂庭中者是也人咸喜
之　七月宝篋院殿府君至座未定告余曰昨日既
行庭中沙汰矣必有訴人来者約衣鉢侍者令告之
蓋慮通謁者阻之也既而訴人至于庭中者五六人
府君近簾間而親其出状文視字迹一断之多是権
勢家事奉行吏有憚而不違者府君謂余曰権門者
必以余為怨余曰既稱沙汰何怨之有余白府君曰
去月以鈞命作書喚絶海今月其小師昌勤者至述
日當發足君曰速来為幸　十日冬至赴南禪秉拂
太清請府君前後両堂昏記二蔵問答吏馳棒喝煎
行府君甚喜　十四日早赴上府無相諱尉々羅令
余講碧岩惟讓太清々々嘗在安聖所讀也府君謂
余曰坐禪無伴獨下條一人而已欲創一室以備宴
坐扁曰指月可也否余曰可也曰読霊山話月曹溪
指月等語府君曰凡人貪慾弗已者以忘死大也苟
一念記死字則何慾之有　廿六日參府為新相国
寺上棟之會也僧録以下諸老九人皆會与府君少
話壁上中央掛圓覺所進観音像左右三笑四睡皆
牧溪和尚筆各画也府君見尚三笑図上所題余讀
之曰一人先行不到一人未後太過一人瞻前顧後
君曰此義如何余曰蹉過了也呵々余曰説恵遠法
師隠于東林誓不出虎溪天子臨潯陽召之不出後
因送陶陸二友不覺過橋蓋不出与過溪皆為道耳
點心罷赴相国寺上棟之會諸堂五所開創佛殿法
堂二基立柱上棟同時也大衆諷経畢復就于府而

飯〻嚴下嚫茶罷而散矣
十二月二日随例本寺宝蓮院忌法華八講啓建教
徒来集 性海應請而来点心罷府君問八講縁起
余引石淵寺勤操事而答焉性海在座曰元亨釈書
載之云〻 法性院房深僧正者教家碩学也每論
議必先衆而来和會今日亦可有之詰難疑處且問
教内諸經要文余随問畧解釈之 府君問六角亀
壽之事余与管領和會之 八日佛成道日當中首
座伸無求告退帰西山余作偈贈曰瞿曇曾出雪中
山首座今帰雪外山等是應難忘熟處睦州房在萬
松間 九日赴南禅太清和尚入院之會府君立地
而聴且問入寺諸佛事必有次第否余曰必定一〻
不可失次府君謂管領曰吾儕聡記不得也君又問
諸疏及茶湯牓余皆逐一答之君又問鹿野苑事且
云以鹿苑而名寺可否余曰最可也唐土有鹿苑名
山也 十二日佐〻木家臣伊庭三井相争亀壽殿
曰俱吾家臣也不可滅一人云〻年未十歳既有老
成之言可畏也佐〻木家臣等過管領出亀壽手書
言伊庭無罪 十三日詣常在龍湫和尚〻〻以青
瓷觀音像而見恵斎罷余入府奉呈亀壽手書臨出面
約来早 十四無相忌引二僧并相山至則幸也 十
四日早参府斎罷命余講楞嚴經第五〻末六識章
也府君話及関東慎府武威殺罪等吏余曰府君但
行慈悲則与佛在世無異也 余既回自府法性院
僧正房深特来頂戴衣盂報弟子之礼〻訖下嚫練
襖杉紙縱宝拾條 廿四日参府作歳盡之礼君迎

余於泉館話及関東事問鎌倉殿有与余孤負之意
否余曰不也伏乞殿下勿信流言昔有市虎三告曾
參殺人者如斯叮嚀教返府君領之 廿七日新天
子年六歳為童出幸于旧内官廳為明日即位也
廿九日以書啓管領督佐々木帰館 三十日及晩
過六角賀佐々木四郎殿復帰于本宅盖以伊庭三
井両家臣和合也次就于大慈炷香警衆長禅臨
夜伊庭特来謝佐々木之事
三年癸亥
年五十九在等持寺
正月一日行事礼数皆如常例 七月赴西山三會
雲居上香展拜両院主臨川天龍方丈人事次過無
求房々主宅之回用旧韻山字作詩留付恵珙童子
即絶海度弟也候無求帰呈似詩曰人日尋人不在
山童兒一笑指他山梅花處々開應遍不是雲間即
水間楷中和山字曰北斗維南有此山峥嵘秀氣壓
群山陽崖多産玉芝草雨露恩従霄漢間赴勝光院
時普明國師自天竜暫皈養法躰小師周高侍者有
新年回雨詩法眷并内外和者八十首許國師令適
余而和其韻已押盡矣不覚攪筆作曰國師三喚作
何声白雨青天颭々生侍者急須先掩耳水平終不
似人平 十九日西山崇大岳諦觀中伴来崇出近
作乃臺字悼不遷曰茫々迷海失舟檝世有千金無
一臺崇嗣默翁誡々肥列人受業瑞泉住到補陀臨
川七十四而遷寂觀中諦讀故列人物僧有空海圓
珍恵亮等俗有安清明等三十六人其一人則北野

天神非本列生而為國司者二人
二月十三日赴觀持菴檀那善刑部請菴前有一巨
梅樹余埜龐居士訪大梅常故事曰名山日大梅而
作二偈系於此云老龐邀我去登山午鼎松風煮月
團不待大梅〻子熟花開先向樹頭看　等閑喚作
大梅山便有人尋梅子團一口雖然渾嚼辟難將核
子与人看　甪羅換衣埜服却與步行遊通玄菴題
詩二首叙曰癸亥二月十三日余偶出城步行而東
數里穿松逕捫蘚磴抵双林逼玄菴〻主無住道人
從公竹屋數條作伴者三五輩以道自牧僅十有八
年尚致殊蕭然矣是時菴前梅花正盛氷筧初融泉
涓〻而滴主人邀余坐西軒〻最跦恢宜遠眺九重
城闕煙雲明滅宛若在圖畫中回顧謂如此道人索
詩作此為畱云道人無住〻隨緣自說尚棲十八年
手種青松今夾徑炉煨紫芋已成田梅花影寫孤山
月竹筧聲傳古洞泉却怕人來嬾屋窄開窓放入九
重天又曰通玄峯頂絕人緣面壁從它坐九年滿目
青山非外物當門白水是良田双林樹色匀春雨長
樂鐘声吾夜泉但得此心無住着一菴中有四禪天
十四日無相忌參府太清相山同參君話侍從中納
言指館
三月一日赴西山勝光院時國師招天龍臨川諸老
作供〻罷國師引余及諸老徃持地院東軒觀花〻
二株盛開國師出題古寺看花余率作曰雨後來尋
鷲嶺春不勞拈起一枝新飲光尊者呵〻笑人看花
兮花看人　二日建仁方丈西軒落成同諸老袖茶

相賀蘭洲太清月心相山即川月舟雲溪器之天祥
雲耕官伴管領兄弟僉鶴霜臺等也客堂中央掛須
菩提像々前櫻花一瓶余戲作一偈曰贍銀餅插一
枝花彈壓長安十萬家色即是空々即色空生眼裏
又添沙臨飯和者忙々地月心飯中和就余耳吟曰
義翁唱倡令人和飯裏無端咬着沙余不覺噴飯
滿按飯羅和者殆三十人許長老古劍最後和及送
出門拳似余曰空生着得眼中花遠逐春風不在家
今日東山畱得住又談般若數恒沙　七日宝篋院
忌府君昌早臨貢余先引君入東閣話及性海帰田
事余勸令拓之君僉余作書拓之又府君說昨日於
永明院倭漢聯句近衛殿　句曰書空咄似狂僕門
白日長又曰咄字日本讀作拙義如何余曰不然拙
与巧對咄者呵罵之甚也故作口出今書空咄殷浩
事也浩被黜責不敢言時事只向空中書咄々怪事
四字蓋浩与桓溫争權在少年時溫作竹馬之戲溫
棄竹馬浩拾而騎之溫喜曰是必在吾下果如其言
余又說佛光祖作白雲菴咄々歌府君問白雲菴義
余引狄梁公親舍白雲故事光祖時養母故名菴云々
府君還駕余赴大御所請講圓覺經々罷賜綿襖檀
紙　十四日無相諱忌府請首楞嚴曰說永明智覺
放生不經官司徑往西方宗鏡录等事齋罷下嚫綾
綿襖二襲杉紙十刀　廿二日赴常在光請衝泥雨
偕諸老上楓橋亭觀瀑南禪太清和尚有詩曰吟行
只覺春山好不怕春泥汀客衣主人龍湫和尚和曰
杜鵑花綻楓橋外似學山僧着赤衣古劍和尚曰樹

王亭主相迎笑道韻如山一衲衣余亦効顰曰詎詎
貪看千丈瀑不知飛雪濕禪衣　廿三日入内府談
圓覺經時本光院足長老在席講罷賜白綿襖香合
等晦日櫃那尊氏長爵府君談話之次問故鎌倉基
氏作何好余曰凡佛法政道其餘管絃諸伎藝無不
好者獨於世俗所好村田舞樂終身不一見君曰為
何事余曰伯父大休寺殿不愛戯場且以有妨於政
道也君頗有媿色君又説曰射狗作武備或有落馬
者余曰衆人落馬患上其身殿下若落馬則憂及天
下可不慎哉君領之
四月二日二條攝政藤公以詩見戯余亦戯荅曰杜
陵不啻著囊錢裴相曽参蘗禪文物風流今尚在一
人依舊鄭當千小技文章不直錢爭如黙坐只安禪

狂言綺語防違犯佛滅于今歳二千　十三日下條
書至云君命来日昧且参府　十四日黎明参府く
君未起与相山憇于安聖僧君召少頃使者至急台
余即忙く出門使者相次至者三次下條僧門云急
来余入則君出梅囬顧見相山相山驚曰嗄相山来也蓋
君獨密欲与余談某事故尔相山就座君只叙寒暄
而已不及情欵太清亦至點心罷間談及溠識門徒
不和事く罷講楞嚴第五末爵罷下嚫　十五日冒
早赴南禪秉拂之筵早赴者以与府君約也蓋君預
約以先至者為勝余既入寺然君未至余就于上生
炷香少頃則告云府君入方丈余忙く地到方丈与
府君話余曰先入寺者信也君戯以熊谷平山前後
陣者助笑点心罷燕于南廂而説話龍湫説及同門

闍墻等叓就法堂棧席聽法府君曰作麼生是何義
曰猶言如何俗語也君又問衣鉢侍者次是何侍者
曰聖僧侍者即秉拂侍者也常在僧堂侍于聖僧者
君曰其職為貴為賤曰此職多以道者充之或雖勤
舊亦發心自請充者在之府君見棱巖頭喝食唱佛
毋乃曰彼少年者如斯俊快可愛也禪家雖七八歲
雛道者亦於大衆中作法叓遂充住持或荷擔大法
者皆由火年而然也　廿二日應大御所請入下府
講圓覺經時府君令子年三歲者出羯腰鼓且作舞
以充賞翫今日府君使者下條来問不遷禪師號事
余期以来日奇報云〻　廿二日入府〻君出接余
曰不遷和尚師号未及周忌可奏請否等事蓋禪師
号始自神秀禪師号大通禪師國師之稱亦自神秀
起即唐朝也末亦濫時賜者宋朝大恵禪師是也或
有四字六字者今時風俗好名以多字者為榮蓋非
正論也四字之号始自宋南渡賁師号助後不必為
好事云〻余曰出目子一曰佛照圓明二曰妙唱宗
猷三曰一音普應殿下以此三者擇而奏之府君收
之　此月龍湫問予生日在幾箇日曰正月十六日
湫捻脣曰宿在軫云〻過與聖寺与猶芳溫中堂中
三老人叓因説及濁滝図事盖昨日過南禅方丈与
大清和尚話次清問予所撰貞和集中有濁滝図頌
〻則五祖掉舟送六祖事也濁滝豈非五祖身兒時
所捨水中歟故今話及之猶芳亦云未詳如何余曰
引北磵外録〻中載濁滝図頌有濁滝棹回斤雲何
處則濁滝盖水名自五祖入大江處歟當問曾到者

又引六祖壇經則云五祖送到九江津云々九江郎
江列与蘄列對岸南北也浪濤徇蹈難盖江湖間舟
子俗話放船入水四方八面風行船不定無可柰何
時說話也　廿七日早赴通玄尼寺府君先至在外
面召余君引余入別座屏處說話及南禪建仁長老
嫌疑作隙之事
五月四日大方殿使來盖為講圓覺經余辞以他日
八日赴礼東福及晚而帰乃審下條傳府君命君候
余參而終日以余不參君出遊約以來早參府是日
府君以三會事与太清及士佛話不恐憤悱云々
九日早參府々君怒形於色云吾欲与嵯峨門徒絕
自今以後不復為法眷但為開山國師門人而已余
問其故則以春屋龍湫不和諸弟鬩墻今欲令之和
春屋不肯不如与之絕矣余千方萬計救之解之因
勸台梵賀以請龍湫事与春屋和會且謂勿息先甲
三日後甲三日徐而思之未晚也　十二日府君特
召梵賀重以請龍湫充三會院主事而報國師其旨
甚詳誓言無私云々　是夜臨川諸道人誤聽以為
五山事或有起單者　十三日國師舟以中誥梵賀
二人白府君以請龍湫充三會院主定矣及是臨川
道人復帰猶或有不帰者可笑也　十四日以例入
府一品忌君曰說前昨兩日以誥賀為使与國師和
會以三會請龍湫叓并臨川五山旧事府君又曰諸
眷縱和睦大義讓叟二人未可知也余与太清切々
和解乞免　十五日早赴景德寺与物先同飯招誥
首座問以前昨參府之事与余之所話符合　十六

日早赴慈聖院賀龍湫領三會叓罷同參府〻君㤔
適　廿四日赴南禪方丈太清請府君〻納涼南軒
林樾龍湫領三會明日入院冝有此會也上生院見
訣主席府君龍湫和會命余兼管余固辭竜湫府君
勸勉数次余不肯聽　府君問月字可韻否余曰仄
韻即可矣平韻則不可蓋以前日府君聯句日入望
高軒月也府君仍問聯句之法余索詩學大成取其
中四庚詩句等作對韻格畣之府君又問文王世子
帝夢与九齡事余略引礼記文王曰我百尓九十吾
与尓三焉蓋文王以憂勤損壽也夢与九齡蓋是漢
儒附會也昨日萬里小路黄門問余曰文王以年与
武王蓋好事者為之説也月舟時在座上出陳澔新
注者某説合之漢儒附會驗焉　廿六日入府辭上
生院主職君臺未平日當以余意詳向僧録説〻
府君商問余辭上生臺旨余謂其意非一也因以数
件事而啓之　廿七日早赴西山与三會龍湫人叓
罷固辭上生院湫舟三勸勉余辭以昨日府君面前
所説数件湫㬾然蔑怒形於顔貞余徐〻詳説湫臺
稍解　廿八日龍湫入府謝三會事且和會上生主
職罷来訪云府君既免子而以月舟而代之
六月二日府君以下條為使預請来十四一品年忌
拈香且戲囑云若辭讓則孤負吾蓋以余毎事辭讓
而見戲也　七日府君管領入寺雜談及京鎮両間
口舌之叓　八日赴南禪雲門之請君府至与諸老
納涼聯句府君起句曰炎天風在竹　廿九日預作等
持院忌因有倭漢聯句會府君撥相萬里小路日野

兄弟月輪庬阿弥秀長執筆府君俄命令喚管領僧
伴性海太清相山偶芳月冊雲溪雲畊
七月四日赴大龍菴倭漢會府君密告余曰昨日當
寺長老古剣入府見賀准后官号時値沐髪不出迎
恐他作怪也幸命知之　六日預作宝篋忌府君以
庭中許者多不及説話作戯諷経罷徑帰辞飯　七
日晩刻忽聞扣門府君入寺就于佛殿而道話及昏
〻鐘既鳴君令余入禪堂君随後入在外堂而坐禪
〻罷還駕　八日侵早赴上生院駒瀧倭漢會官伴
僧伴如常早凉點心罷會于駒瀧久雨瀑漲如素練
四山爽氣恰似洗府君首唱曰一千クラセアキノ
ツキゲノコニカタキ摂相殿歎羨之忽有獼猴
群至獨老獼猴迫其下座覓食諸人擲菓餅等飼之猴
喜躍登神祠殿手推門扇開之祠乃熊野權現猴蓋
為其使者咸謂吉兆也聯句百韻罷後就于院而飯
〻罷聯句摂相蕟句曰八ヤイテヨソノアカツキ
ヲミ一ツノツキ月冊續之曰龍華秋未萎及昏鐘鳴
府君出寺時涉唱就三門拳唱施文府君立地聽之
十三日冒大水赴萬壽倭漢之會府命也　十四日
一品諱赴府講楞嚴觀音章就于安聖院演唱施食
文〻罷同府君入相國寺巡視土木之功　十五日
余將飯于僧堂既展鉢忽報府君入寺收鉢而出君
在佛殿余引入東閤而道話及晩施食諷經〻罷府
君飯駕余如大慈院施食相那入院證明　十六日
浩相二首座傳國師命来令余過安聖院白于府君
國師為来九月三十三忌探伺鈞意宜奉府命吾恐

府君与國師相忤方便婉詞以成就之浩相乃喜曰幸矣　蓋天龍寺落成慶讃供養陞座尊師國師自任且可讓龍湫否事府君問中浩梵相二首座曰為先師諱齋陞座耶為復天龍慶讃陞座耶二首座曰慶讃導師矣府君良久曰諾蓋欲為先師忌陞座拈香事請他門尊宿則可也而國師不肯故云耳　十九月赴天龍方丈會議九月佛叓之式國師本意寺既重興自任慶讃導師諸老尼衆竊議以為不可蓋是事為先師三十三忌也陞座拈香宜請他門尊宿若以當寺供養而為本似非先師佛叓衆議不与國師意合余先是潜与浩首座和會席罷浩諷相首座令納諫相乃懇啓國師々々意於是解矣陞座拈香請他門長老々々之既定矣浩首座又告余以二佛叓并院御幸等事且約来日参府而白云々　廿日浩相二首座同飯々々罷引入府々々君出接余曰昨日往天竜預議佛叓天龍慶讃陞座之外別諸忌齋陞座拈香嚴作先師佛叓府君乃喜曰最可矣蓋近来國師与府君不合余設方便奇計以和解之浩相二首座喜甚余帰等持講清規　廿八日國師使者来令余以来日告府君管領諸山文書并九月佛叓二塔處佛事陞座拈香各以現住閑人二人而充之三會院請南禅太清東福大方雲居菴請道林性海両和尚廿九日仁山忌府君侵早臨駕余因覆以國師来意八月四日作二偈寄賀圓覺新命香林浄智新命天鑑蓋代疏也　五日過管領宅和會関東等叓　七日宝篋忌府君臨貢府君獨与余話及関東叓因說

東西两府和睦可以安天下也伏願殿下莫聽小人
讒言鎌倉殿去六月竊有隠居瑞泉之志故府君怪
之故云　又説京師鎌倉五山十刹諸山住持宜擧
叢林知名之士以遏妄庸濫進之弊府君領之及晩
喚町野告以府君之意　廿四日赴請府君設點
心二味菓子三品飯菜六種云是龍湫和尚所教儉
約者也自今以後毎會如此則足矣余因勸令為天
下叢林法式以戒奢也　廿五日早往三會院勝光
菴説府君儉約等事仍以府君命説两師兄諸佛叓
須用儉法两師兄皆喜云不謂復見淳朴之風矣乃
定儉法曰點心二種飯菜六種菓子三種暖席用滌
高麗布勝光飯罷歸往就于府聽法華懺〻罷与府
君對談因白两師兄自今以往佛叓儉約等叓余尚
勸益作儉君曰吾本清寒〻故作儉不是故作意云〻
是夜府君詣于北野廟蓋為奉遷神座也在府觀天
神縁起圖紀　廿六日赴管領第与説関東并信州
之事領出鎌倉殿及管領上杉書　廿七日講清規
古劍来自建仁潜在屏處而聽余戲以盗法之罪
九月一日講清規　五日絶海歸自甲州蓋惠林住
院紀滿也入浴舘于大慈院余往畧叙久闊之意
六日早就大慈院一起為絶海作供齋罷引絶海入
府〻君相看　九日赴天竜方丈和會來晦日佛事
十四日一品忌例入府講楞嚴經〻罷及絶海居止
之事余曰謹仰鈞意今日府君与余和會敀安聖而
扁鹿苑君親署今額　十六日入府謙大慈莊田公
文之次白絶海住居之叓府君曰吾将令絶海居于

新鹿苑余聞鈞命代而拜其辱飯寺修書告絶海〻
乃来謝　十八日上府倏懺〻罷与府君和會絶海
鹿苑入院之期定以来二十日亦以使報之絶海
十九日特往天竜稟固師以絶海新鹿苑之事　廿
日冒雨赴鹿苑院絶海旣入院即旧安聖院也府君
道服披袈裟著僧鞋帶一人持傘衝雨而至　廿一
日就于大慈院預為先國師諱齋拈香佛事祖那作
〻木四郎殿入院證明　晦日先國師三十三年諱
先一日天竜寺供養〻〻　及年忌佛事儀式詳見于
三會雲居両塔注記也今不必多載之
十月廿二日以府命設假亭於二條大路北偏觀大
嘗會御禊行幸同觀者龍湫和尚普明國師等十餘
人余乃有詩曰鑾輿駐蹕浴之湄祓禊臨流列百司
鹵簿光纏唐制度衣冠扈從漢威儀雲籠御榻盂為
幄水引仙盃曲作池恠得中與文物盛伊周翊聖恰
同時
十二月二日八講啓建府君僧録議定新相国寺之
事余預焉寺初号兼天相國余白于府君国師曰兼
天相国語似不熟若或称相国兼天其可矣乎府君
僧録領之　七日宝篋忌赴等持院府君約余及太
清径可到鹿苑初後二時長禪或道話法談及禪苑
規式府君曰五山十刹諸山非器者不可許住持公
文自今以後禪苑住持非器者咎在両人宜慎擇而
挙之　八日余在鹿苑府君西太清及余不許飯寺
招其相殿等倭漢聯句　十三日相國新寺追請
先國師而為開山第一祖今日特命普明國師而充

住持職第二世也　十四日一品忌入府〻斎羅君
引就鹿苑而道話君向先祖昔開天龍基時事余曰
先公特為　後醍醐天皇而所建立初當開基址時
先公伯仲自擔土者三次先國師作對君又問南禅
開基事曰余凡雖聞其由而未詳之亦未見南禅建
立記文南院行状等然畧欲陳余所聞而已　亀山
法皇与大明国師嘗有香火之契於是欲建大義剎
然大明国師未及開其基而入滅南院国師應詔剏
建法皇製錦嚢作土籠与南院作對運土三次法皇
褻臣従侍者某与南院聴叫作對而擔之府君聞而
喜甚及夜自鹿苑入新寺退借唱呂家臣来月普請
君且笑曰何必用南禅錦嚢之製而命作索籠躬親
搬土命余作對擔者三次而後君把両籠會作一簣
而運之君命畠山將監典廐与余之聴叫作對三次
運搬蓋是倣法王従臣与南院聴叫之例也預役者
玉堂仲氏山科中將日野兄弟武田下條等自餘不
記向夜半帰等持　十八日赴相國寺方丈點心罷
任持普明国師与余議定本寺行事礼数十餘件所
謂四時三時二時四節三八等大半倣天龍之例此
時未与五山歯但以修禅辨道而為家是故礼数未
備也
四年甲子
年満六十在等持
正月一日方丈一麺供衆看経長禅如例周南在南
禅職于書状年二十一也　八日三會雲居炷香
九日相國方丈普明国師鹿苑絶海人事　十六日

入府賀歳　十八日相国普請赤松充役与太清等
引府君同観之　廿五日奉接　府君座伴管領僧
座相國方丈和尚太清相山絶海等
二月廿日赴細川讃州宝洲居士　三十三忌就于景
德寺拈香佛事為令子武州桂岩及右京兆頼元請
相國普明國師陞座府君亲廣聴法　廿一日相國
寺普請仍〻木充役与府君出観太清自南禅来観
廿五日府君在鹿苑見召又召住持普明國師君話
及相國座位事國師及余略説其事君曰姑俟佛殿
落成云〻　廿六日冒雨赴等持院大休寺殿三十
三忌于偕勝會陞座南禅太清拈香天龍德叟府君
入院證明　廿九日府君設點心見召時德叟引天
龍一衆及真如等持院衆来于相國寺築礎与府君
出観　三十日因佛事齋諸府君及摂相殿君新書
香雪二字掲于東亭官伴萬里小路日野兄弟坊城
秀長月輪少将等僧伴性海太清德叟㑹芳玉岡物
先月舟雲溪絶海等會于香雪亭摂相蕟句府君命
周信為亭主例責以茅二句
三月七日宝幢院忌府君道話之次余乞暇湯盤于
大慈院君允之　八日以府君命赴常在院観花之
會齋羅君洎諸老皆上後山樹王亭観花君令管領
〻諸従者就于下館作燕君不赴留在亭上与諸禅
長老道話及晩而去矣余曰府君天資近道不赴酒
燕獨与諸老話作清浄會如斯不亦希有哉　是日
過半凋残花府君密謂余曰日則吉矣花則落矣盖
戲以龍湫和尚拘日過花時節也余笑曰観花則以

盛開為吉日也　龍湫天性毎〻卜日時吉凶所以有
此戯也　府君話及菴林楞嚴頭年頷衣裳音聲三
者備而為得人云　十日湯醫始於此日来者皆不
出接醫師土佛法所来候脉云風冷甚盛中風之候
宜慎焉帰後送老活湯　十二日以拘湯治不赴天
龍三會府君之伴筵　十四日不赴雲門菴府君倭
漢燕集之朝　十五日相國寺明日立柱辭點心許
赴諷經之場書報恩寺梁餠者二檀那鎌倉管領上
杉房州所請也　十六日患熱瘴痾者満日而發心
地不安患風不赴相國佛殿立柱之會府君以使而
召余懇囑使者辭之　廿五日山雪乍消冷氣稍減
士佛候脉〻既好矣　廿七日鎌倉殿泊管領二書
至盖助成為相國寺造料　廿八日入府出呈昨日
関東二書府君喜助成時太清和尚出土岐書府君
胸懐不解余曰人無不有過知而改為善對談移刻
廿九日例忌府君臨駕諷經罷徑還駕余復往大慈
養痰
四月一日伊豆副刺史大石并和田至出上杉武庫
書乃房州嫡子号琢磨者　七日宝篋忌府君管領
入寺　十四日例無相諱就于鹿苑院齋罷諷楞嚴
經
五月四日上府賜角黍下府亦賜　五日管領送角
黍齋罷請衆作粽供點茶一中　七日宝篋忌府君
臨駕
六月六日就于大慈預作故檀雪江忌　十二日預
作一品忌入府清溪太清相山物先等

七月七日宝篋忌府君點齋共辞諷経上香乃還
十二日預作一品忌赴鹿苑院首楞嚴　十四日演
唱施文府君臨貢　廿九日赴大光明寺請齋嚴諷
見于南内上皇
八月七日宝篋忌府君入寺夏末以来余乞退當寺
府君不許忌過七月病懶難堪于官寺累乞老身仍
懇説余意府君曰和尚告退切也定交代人可以收
退余曰東西洛中器用實多君其擇之君曰吾不知
其人但任和尚擧余曰明應西堂室谷道學兼備天
性會禪真義林飽参而近代本色衲子也余嘗在天
竜日与余特厚堂中並単燈下共書朝夕遊從互至
忘形是以能知其為人今在伏見大光明寺領衆辨
道是乃當寺之材也宜登庸斯人則可矣君曰其師
為誰哉余曰法嗣先國師上首無極和尚國師喚作
孫太郎者也君曰吾嘗聞之乃笑而頷焉於是余退
既定矣　十日退等持寺作偈上　大丞相源君云
官寺羈留忽五年素餐無裨愧蒼天公門廣大恩如
海放我秋飽聽雨眠余遂出等持居大慈院
九月二日應召而入應府々君出接時管領在側府
君命余管上生院余去年五月蒙命余堅拒今亦不
能辞遂領院事且拜謝而作管領亦出余將来與管
領潜告余且戯而曰府君今命上生和尚知其意否
余曰不知領曰君意者在于欲令和尚住南禪是以
預令管上生也　四日金玉圖竜雲溪麟天祥谷袖
茶而来遊々與不盡連句数十字昏而去鄰寺鐘殷
々如也　五日命中季等往上生院收交割等

八日初入上生院佛前影前炷拜畢与衆作礼
日為院衆等設飯姑在院与衆作息或往大慈院
廿九日先諱赴三會院府君入山三會斎羅帰大慈
院甲子秋閏九月十八日陪大丞相泊諸禅師遊
于西芳精舎及帰作詩二首録呈　閤下曰相國遊
山野趣長故招我輩共林塘清斎不作陶潜酔賞
偏尋憲遠房雲外桂香飄夜月岸邉楓葉落秋霜暁
来更愛扁舟興吹斷参差送夕陽又曰残陽欲落水
西頭将相尋山去放舟孫管凌雲天上曲魚龍舞浪
洞庭秋山開步障重〻灔水濯塵纓柏〻流自笑不
才林下容追陪王謝忝同遊
十月三日自大慈往上生坐而席未暖大慈吏力疾
走而来告府君以專使見召余徑参府〻君出接對
談之頃懐中出一封書而賜余〻披而見之乃南禅
釣怡也余先拜命辱且頂戴　怡子畢謹白曰余今
年満六十未入七十分限而居天下第一位甚弗可
也敢辞然君欲余必領余曰必也喪児孫固辞君尚
懇請弥切而不喜之色見于面貌余曰出世不出自
古在其人意願擅越莫逼責屢待者一年明年至七
十負数遵義釣命若尚未允容吾必在汝上矣於是
君容余辞君又曰明年必呈公文奈何諸刹三年二
夏其法既定矣若任出世長老一年而退恐違其制
吾欲請前住長老一人以令補一年之闕龍湫性海
太清皆居東菴就中龍湫和尚寂為尊首府君命之
湫辞君重命之曰伏請一年湫亦固辞君靦然曰為
龍湫弟子者於天下叢林停止出世其次性海兼命

任院将過一期歳　廿六日預赴伏見大光明寺盖
廿八日伏見院之母后陽禄門院三十三御忌以院
旨普明國師監諸佛叓府君舘于指月　廿七日与
太清相山就于指月而点心府命也点心罷應勅院
参叙羅大光明寺有轉經及舞楽之儀式太上皇及
府君摂政殿相次轉經國師諸老宿同大衆轉經親
王在僧堂内立轉之盖避上皇御座也轉經罷上皇
及府君摂相以下假坐佛殿西軒上皇半挟御簾親
王右坐府君以下公卿左坐上皇親王弾琵琶府君
吹笙伶官作舞臨夜設庭燎咸謂上皇親王躬自弾
琵琶盖為母后致敬盡孝古今未曾有也　廿八日
天氣殊佳矣復与太清相山指月點心々罷國師陞
座諷經　廿九日以府君旨吊今善法寺次通玄寺

次入下府与大方殿頭殿相見畧叙吊慰之儀盖前
善法寺了清法印余月廿五日逝去
十一月一日冬至在上生院赴方丈齋府君入寺衆
拂證明昌準上座問禪作悪語　三日与院衆和會
密告昌準請暇以戒後来問禪狼藉之喧也今日自
上生啟大懲　八日赴府君建仁倭漢會　九日等
持院点心府君太清別座相伴　十日小點請佐々
木并家臣等余与佐々木話及治國治心之要大意
要正家國先宜正身要正身先宜正心云々　十一
日通玄尼寺長老捨金穀若于為前善法寺法印了
清大徳三七忌命衆諷經余拈香佛叓　十四日普
明國師和余西芳大溪二偈而見似　十五日赴雲
門齋盖府君為某人設供書五部大經太清拈香

十六日暁入府預白大慈院倭漢會府君約以脇日
徃就于相國寺方丈而奉謝前日和偈　十八日無
求来話且出大溪和什有曰影静園〻無縫壇心澄
寄〻貯清房余改影静作雲鎖心澄作泉鳴無求喜
甚珎重而去　廿二日赴鹿苑府君護生祈禱之場
府君為余請書大梁南枝四大字大梁乃上杉武庫
道号南枝蓋大慈梅亭扁也　廿四日大慈院新開
東門為来脇日奉迎府君也　廿六日大慈院東門
落成玉囲至改築東軒假山蓋為對新門也　脇日
府君臨駕余且迎接君曰好山水引上梅亭廼君所
書南枝二字新掲南軒〻前梅花恰好南枝開綻者
両三蕚可喜也君曰十餘年前到此風景彷彿可記
點心官伴棋相等三五輩偕伴普明國師性海太清

等十餘人點罷復會於南枝倭漢聯句一百句斎訖
道話移刻官駕乃還　發句二條殿曰カスや千代
名モ玉松ノ霰カ十府君命余續第二句例也曰歳
晩喜囬春府君チル比ノ花や山チヲカクスラン
余曰鞋香草欲匂二條曰雪ノアユミハアトモシ
ラレス府君曰ケサミツル花ハムカシニチリナ
シテ國師曰春遊跡易陳二條曰秋ノ田ノミツホ
ノ國モヲサマリテ太清曰冕旒拜紫宸
十二月一日請檀那佐〻木殿及家臣六七人出示
昨日倭漢聯句各〻傳寫一本而去祖那問邯鄲枕
事余詳説而敎之蓋以倭漢聯句有是故事也　二
日赴建仁大龍菴忌斎衆僧皆着座定矣主人揖余
而入客堂与住持對面　余起与太清椿庭相譲者数

次遂不得已乃數座盖以本寺東堂也黙心嚴太清
引入南昌菴諸老雜話余問椿庭比見康稜菴語尾
書曰郊臺何也庭曰稜菴時住杭列龍華与郊臺近
盖南渡宋都祭天於南郊故云郊臺〻乃祀天之臺
也三譲廟呉太伯廟扁也唐土女人喚婆子則嗔喚
小娘則喜　八日赴鹿苑倭漢之會府君出諸奇物
例指闍八件物内余指得七則所謂落闍者也二條
准后義之　十日佑汝霖至問忠宣公之事余荅之
仍引楠藁祭文等而辨之云〻　廿五日赴常在光
院〻主太清和尚請府君新方丈落成時椿庭話云
嘗在江南視子空華藁大冊者於帰融侍者處時有
官負見之乞抄書融欲不許官負大怒云〻　廿
六日入府致歳盡之礼　廿七日赴常在爵盖与諸
老伸賀手也　廿八日就于祖那六角弟賀歳盡也
當寺開山千光自筆日記中載本寺創為天台別院
真言止觀禪宗三院移植菩提樹二本於寺丑寅隅
云〻建仁住院中事見于八月十七之記也建仁寺
事

康暦三年辛酉十一月二日同太清赴二條准后之
招永相山等三五人官人萬里小路等数人時有善談
劇者謂物語一日日本禪僧与梵僧宗論二曰准后
將軍両人入内盤馬之戲和漢聯句始用今大明撰
洪武正韻群玉為韻過第一東字凢吾國俗舊例和
漢聯句漢有韻和無韻今則新立此和亦押韻准后
以起句譲余太清両人〻〻相推迫不已則題發句
曰半欄分愛日准后次曰コノハモニハノツモル

紅太清日水紋池濯錦云〻
興東昏記說南遊事蘇列天平津梧林會中藏主天
平乃范文政公旧葉昔為律居其子忠宣公依遺囑
改為禪院請浮山遠公為第一祖世謂白雲深處旧
說知足華道者乃此寺中也道者世務農毋孕三年
生能語往事三歲趺坐云〻日食或僖二十人不飽
水漿不入口二三月不飢一卧必三歲有問佛法不
畣請偈則大書此五以示其居今為別院右明因石
壁刻作五字好事者或摸而示之　此日佛心長老
益大中來出悼玄悳法示八句詩求改〻數字其旧
居今称本住以上見于永德三年三月五日之記也
本住又云孤山智圓龍湫說弥忠行状曰嘗在淨智
大鑑會中充請客侍者毎作偈頌以中上科一日忠
蔑道心辞大鑑欲入山鑑留不可乃送出三門外如
送大尊宿後參吾先国師乃在會中充侍香請充昏
記則逃去遂不復出在丹波列示寂以兩手披胸示
徒曰汝等觀吾五十年來煩惱底無明袋今日破了
也云〻載在永德二年壬戌三月廿六日記
東陵和尚嘗說奉化縣人堅如鉷公塘坊人稍堅如
銅故俗有銅公塘鉷奉化之称
永德癸亥五月十
日〻記

内閣文庫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